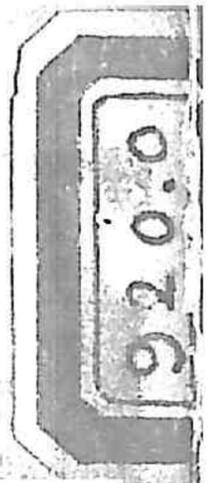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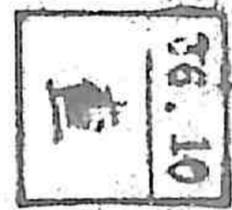




天 才 舞 女

鄧肯自傳

孫 洵 侯 譯



785.28

372

(364) / 2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25th May, 1934  
W. W. B. B.

南京市  
民衆圖書館  
登記號 1244  
920.0  
1232

天才舞女  
鄧肯自傳

孫洵侯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785.28  
372  
(364)/2



I

讀鄧肯自傳

鄧肯·以沙多拉 (Isadora Duncan) 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看她自傳的引言及末章，誰都不能否認這句話。我們只知道她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是現代女子服裝解放的先鋒，是復興希臘美術精神運動的努力者，到讀了她的自傳 ("My Life" Victor Gollancz, 倫敦出版)，才明明在我們心目前，浮泛出來一位光明磊落才氣過人的女子，一位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藝術家，一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者，而同時是極富情感，靈機穎悟，深好文學思想的一個人。

誰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有這樣的文字：——



(南)



「這是如何希奇令人驚詫的事，要認識一個人，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一個魂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娛樂，官感，幻景。啊！尤其是發見所謂幸福的幻景——經過一層皮肉，皮相，幻景——發見人所謂戀愛。」

〔原書三六四頁〕

這簡直是尼采的筆調了。以下一段，也是帶有尼采的風味，因為她是極端崇拜尼采的人：

「戀愛之神異，在於其音調之高低，宮商之變易；一男子之愛與另一男子之愛相比，猶如聽見陀芬的樂曲與聽布豈尼的樂曲的不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響的樂器就是女人。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作家的音樂。」〔原書三六五頁〕

又如：

「人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誰能發見？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統觀

這一切的悲歡離合；一切的醜陋與光明；這充滿着慾火而同時又充滿着氣義，美麗的光輝的肉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上帝知道，或是魔鬼知道——但是我疑心他們倆也都在莫名其妙。」（原書三六一頁）

鄧肯的文字是含有詩意，充滿人生的神祕，是成熟滿意的文字，因為她的一生是充滿着詩意及神祕，因為她不但享過人生的豔福，也嘗過人生的苦味，與李易安相似。以下一段，便是我所謂成熟滿意的文字：——

『世人只會吟咏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豔，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使她們錯誤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原書三七四頁）

在一本素非文學作者的自傳中，處處發見這種文字，這種感慨，真是意外的收穫了。

鄧肯的藝術舞，可惜當時沒有電影代為保存。她一生的熱誠，與奮，歡騰，

苦淚，盡在這本書中遺留給後世。我們讀這本書，如看見一位天才女子的興奮，熱誠，沮喪，悲哀，苦笑，血淚。這是鄧肯晚年的哀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

## 二

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實由鄧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來。本來戲台上的跳舞，多半是 ballet 式的，總是一拍一跳，舞女束腰捏裙，只立在足尖，旋轉翻滾。這種跳舞，已失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成爲一種女性的武藝罷了。從鄧肯恢復希臘的藝術舞以後，舞術始得解放，才有基於人體上自然行動之美向舞術，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於希臘式的服裝。就是現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的束腰短褂，而易以長身的外服，也一部分是鄧肯的恩賜。就是我們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波動勢，也是由鄧肯某日在意大利 *Abosnia* 城看見櫻葉在風中搖動得了神感而創設的。

凡事創設不易，要經過社會的非笑，不懂，誤會，和盲目的恭維，到了成功以後，還要成爲市儈弋利的貨品。鄧肯初以解放的簡單的服裝，表現人體美，男人還沒什麼，却引起不少太太們的誤會。在美國表演時，有一次閉會後，有一位有錢的貴婦好意的對她規勸：『不行啊，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在初次（在德）表演 *Tanhsuser* 時，我的透明的襯衣，顯示我身體的各部分，引起了那些穿淡紅長襪 *baller* 舞女的恐慌。到了最後，連可憐的可心瑪（即作曲家 *Richard Wagner* 之寡婦）也慌張起來。她叫她一個女兒送一長的白裏衣給我，求我穿在我的透明的圍條之下。但是我堅執不從，我須依我的意思服裝跳舞，否則不上台。』

『不久你要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女都與我服裝相同。』這個預言，已經應驗了。『但是那時却有關於我的美麗的腳腿的爭辯，討論我的溫柔豐潤的肌膚是否道德的，應否用沙門魚色的長襪掩藏起來。多少次，我得對她們講到聲嘶力竭，



不撓，才有最後的成功。她們顛沛流離，由美而英而法，總找不到一位有錢兼有識見的主顧，肯完成她的願夢，使她表演她的藝術。在巴黎窮困時，雖有柏林某大戲院主演要請她表演，只不許她裸腿赤足，鄧肯竟回絕了他，揮之使去。這已經可以看見她的氣魄了。後來機會到，在柏林表演，大家看她翻若驚鴻的做那種無拘束不知那裏學來的神妙舞奏，儼然如臨別一境界。一時轟動全國，每次表演，大眾對她引起狂熱的崇拜，尤其是一班青年學生崇奉她如女神，傾倒於她的人也不知凡幾。後來竟有美國迷信的善男信女，昇病人到她戲院，謂見她表演，病可痊癒。鄧肯的新舞術，竟成了一種風尚，英法各國有人做效。到了最近，我們還聽見有什麼『鄧肯姊妹』，就是假她的名以號召，而求射利而已。

鄧肯既然知名，一時交遊無非歐洲貴族富商，藝術界名人，如 D'Arundzo, Eleanor Duse, Rodin, Gordon Craig, Thode, Cosima Wagner 等。希臘王，勃爾加利亞王也都傾心於她。這樣不可一世的鄧肯，誰也想不到她老時，連房間裏

## VIII

的火爐都燒不起，真可謂是飽經滄桑世故，（這並不是像中國的賽金花，請讀者不要誤會。）因為她倒是理想家，她雖很有錢，她還做一個大夢，要教出一班千餘人的跳舞團。依她的理想去演奏貝陀芬的第九合奏曲（此曲內有歌唱）。但是一班舞團，却非從小孩時代未失自然行動之美之時教起不可。於是她不買一個珠寶，却把所有的積蓄，開辦這樣一個學校，所有學生的吃穿費用，由她一人供給，至於負債。因為她不會辦事，學生管理不得法，她終於失敗，到大戰時，在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晚年之貧窮，大半是為辦此學校所致。

鄧肯已由成功轉入失敗。她的兩個乖巧的小孩一天被汽車送葬於巴黎的萊茵河中，從此時候起，她只知道悲哀，不知道快樂，她百萬富翁的丈夫，只『佩服她的肌膚』而不了解她的藝術。後來也斷絕關係了。她後來的俄國丈夫也死了。她只一身孤零飄泊，僅對於藝術有真正的趣味。但是她所提倡的藝術跳舞，又被

入抄襲做效，爲射利之途，而沒有真正繼起的大藝術家，尤其使她頭痛。到了晚年，真是窮困萬分，連這本自傳，也是爲拿稿費應美國書店之邀，在一架未出租金租來，店主常來索還的打字機上寫成的。於一九二七年，她在法國南部尼斯城在汽車中被一條捲入車輪的圍巾絞死。她計劃中一部寫她一九二三年後到蘇俄的生活的傳記，遂不得與世人相見了。

## 四

鄧肯爲人跌拓有奇行。樂爲人所不敢爲，言人所不敢言，生平可傳誦之事極多。有一回，她在柏林表演回來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學學生包圍，將她馬車的馬牽走，由學生拉車到 *Siegess Allee*（凱旋大街）。在這街上，他們要求她演講。她看見這街上歌頌武功的石像，由是站在馬車上這樣演說：

「世界上最高尚的藝術，莫如造型。但是你們諸位愛好藝術的朋友，爲什麼容許這些醜陋不堪的東西巍立城中？你們看看這些石像。你們是學美術的，但是

如果你們真正是藝術的信徒，你們就應抬起石子搗毀這些東西。美術？這些東西叫美術？不是，這只是你們皇上的英雄夢』。

幸而有巡捕走來干涉，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

她自述與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開玩笑一段，尤可看出這人的浪漫天真。鄧南遮向來，凡對女人進攻，沒有不勝利的，因為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讚贊女人，可使被贊的女人昏醉沉沉，如入異鄉，自信果是天地間第一美人。鄧南因此，要與衆立異。爲第一不被征服的女子。尤其因爲鄧南遮對她的好友杜斯（Dusa），有對不住地方，使她更加有意疎遠他。屢次詩人向她討好，總不得青睞。後來有一次，詩人說他中夜要來。鄧南乃同琴師將她的藝術室安排起來，滿房置出殯時用的白蓮花。還依西人入殮成例，點了多多少少的白燭。詩人來了，看見黑障之下這許多白花及燭花，已有些惶惑起來，鄧就領他到一沙發床，使臥上。起初鄧爲他跳舞，後來一邊和着沙邊出殯曲的節奏，一邊在詩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燭火。再慢慢

此書不重高而重  
其美，就其有  
而一筆何用。

的，把火一一吹滅了，只剩下他床頭床尾幾枝。此時詩人如陷入魔陣一樣。於是她又一面跳舞，一面把床尾的燭吹滅。正要走來吹床頭燭火時，詩人忽鼓起非凡的勇氣，猛然一躍起來，噓了一聲撞到戶外逃出。鄧笑倒在琴師的胸前。

## 五

鄧肯與蕭伯訥有一段故事，是多人知道的。有一回鄧肯寫信與蕭伯訥：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我們生一小孩，再理想沒有了。蕭伯訥回信給她說：不行啊，如果小孩生下來，也許身體像我，而腦子像你，那可不就糟了嗎？

鄧肯談吐極談諧。Sevell Stokes 在 Isadora Duncan: An Intimate Portrait

XI  
書上，記她談到女人身胖的意見。那時，鄧已經身廣體胖了。她說：『女人發胖，真不必焦急。爲什麼要焦急？老實說，女人的腦子近於肚子，思想是從那裏上來的。正像男子的腦子是在頭上，思想是由上而下的。我不是說說而已——實

有其事。我個人認識的偉大的女人——Dusa, Bernhardt, Ellen Terry(都是著名女演員)——壯年時都有大肚子」。

她一生輕財，惡珠寶。Dusa書中記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談話。她們正談婦人粧飾之無意義。伯爵夫人表示同意時，她便把這位朋友身上掛的一條珍珠鍊及其他首飾抓起，走到水旁，扔在海裏。

她記述她初次與她百萬富翁的丈夫相會時，有一段描寫：表示她的深惡富家子弟：

「你是否一位藝術家？」

「不，不」他極力的否認，如否認一種污蔑的話。

「那麼，你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大主張？」

「那裏！我一點主張都沒有。」

「至少在世上有一種志氣吧？」

「一種也沒有。」

「但是你做什麼事？」

「沒做事。」

「你一定總有做一件事？」

「是的，」他沉思着回答。「我收藏了一些極美極美十八世紀的鼻烟盒。」

## 六

鄧肯的跳舞，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見解立說却是她自己的。她的跳舞的教師，不是希臘的石像，却是幾位文學音樂大家，是由 *Walt Whitman* 詩中的節奏得來的，由 *尼采* 的文句與精神，由 *貝陀芬*，*瓦客納 (Wagner)*，所邊 (*Chopin*) 的音樂得來的，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樹木花草天然的波動得來。她說她的教師是 *貝陀芬*，*尼采* 與 *瓦客納*。「*貝陀芬* 創造跳舞的雄大的節奏，*瓦客納* 創造跳舞的形體，*尼采* 創造跳舞的精神。*尼采* 是第一跳舞的哲學家。」她的自傳

裏封面引尼采的話說：

『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如果我常跳躍到青霄，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濁的變為輕清，使所有軀殼變成跳舞家，所有的魂靈變為飛鳥：真正的，這是我道理的始末。』

鄧肯在書中說：『在健身房的運動，身體之訓練自身就是目的，而在於練習跳舞的人，這種訓練只是一種工具。那時要忘記你有身體：身體不過是已練好配好的一種器具，而所有動作，不應當表現軀體的動作，如健身運動，却應該借這軀體表現魂靈的思想與情感。』

因此這種跳舞乃得稱為藝術。跳舞家能隨他一時的心境，由身體的節奏自由表現出來。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與死之奮鬥，觀眾才告訴她，這就是 Schubert 的美女與死曲中的題，果然奏來與 Schubert 的音樂相合。所邊瓦客納的音樂有些地方常人不得其意，到靠她的跳舞表現出來。這是她特別的天才，跳

舞到能達此境地，已經成爲一種創作的藝術了。

七

女子自傳最不容易，尤其是關於性的衝動的敘述。鄧肯是解放的思想家，也許可說她比常人浪漫，但是她的浪漫是有主義的，至少是誠實的。她關於性的快樂，及與 Rodia Gordon Craig 性的歷史，有幾段極難得的妙文，我們不能歷歷細述，但是至少要引了兩段，代表她對性的態度：

『我可以順便聲明，你們已經在我的自傳看出，我一生是忠實於我的愛人們的。若是他們不遺棄我，我是不至於脫離他們。因爲我還愛他們，如同我從前愛他們一樣，如果我脫離這許多人，其過只在男子的輕薄及殘忍。』

自傳第廿四章，她自稱爲『塵凡恩愛之辯護』 *An Apology of Pagan Love*。

有幾段極誠懇的言詞，有一段說：

『我不明白，人生出世，此身就要受多少苦痛——長牙齒，拔牙齒，鑲

牙齒，而且無論如何規矩的人，也有疾病，傷寒等等——爲什麼，機會到時，不可以從這肉身，也擠出最高度的歡樂？一人竟天用腦力。經營計算——爲什麼他不在女人的懷中，得一點慰安，尋一點快樂。以消除日間的苦痛？我希望我給與快樂的人。也常有快樂的回憶如我快樂的回憶一樣。」

關於她生產的苦痛，養兒的快樂，尤其有誠實的描寫。『有那一個母親曾經告訴人，嬰孩咬她的奶頭，奶湧出時，是怎樣的感覺？』這種文字太好了，這本書是應該譯成中文的。

## 序

本書譯自 Isadora Duncan 的 'My Life' 一書。鄧肯小姐要寫自傳，打算了很多年。直至一九二七年初夏才寫成。豈知數月後——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就死在 Los Angeles 地方。第二天全美的報紙都詳細記載這事。記得中國報紙上也有一條電訊，好像是她上汽車時，長圍巾拖繞在車輪上，車子一走，將她絞死車中。鄧肯自述原書敘至一九二一年赴俄而終。

譯者本來打算將這書完全譯出來。後來因為時間關係，僅將裏頭比較有趣的地方摘出。譯文原載中央日報副刊，所以每段都切的整整齊齊，並且還私自加上小題，是從我的朋友儲安平先生的意思，因可便於登載。我很感謝他的督促。我該感謝的是宗白華先生，他示我以書裏提到的圖畫；盧壽枏先生，他告訴我書裏

很多處德文的意思。

譯者 二十三年二月

## 目次

渺茫的初戀·····	一
從舊金山到芝加哥·····	四
從紐約到倫敦·····	六
在倫敦的奇遇·····	九
英國的上流社會·····	一一
倫敦文藝界·····	一三
倫敦爲我瘋狂了·····	一五
徘徊在熱愛的邊緣上·····	一七
一個德國戲班的經理碰了壁回去了·····	一九
大雕刻家羅丹·····	二三

從維也納到匈牙利·····	二二
蒲達帕斯與羅密歐·····	二五
狂情的潮汐·····	二六
狂情的幻滅·····	三〇
在大公爵別墅裏·····	三一
『伊色宋拉這生活夠多麼美』·····	三四
朝霧冷翠·····	三五
震撼柏林·····	三七
去希臘·····	三六
朝雅典神殿·····	四〇
『理想國』的生活·····	四一
古希臘的合唱·····	四三

希臘合唱隊的命運·····	四
威根納的故居·····	四
不是濁世的愛·····	四
赤火熬煉的愛感·····	四
威根納太太的風度·····	五
大科學家海格兒·····	五
佛迪南陛下·····	五
去俄途中·····	五
聖彼德堡恐怖之夜·····	五
俄國的貴冑·····	五
帝俄皇家舞隊學校·····	五
騷西都迷不住的男子·····	六

鄧肯學校·····	三二
柏林的旋風·····	三三
心靈的感應·····	三五
兩半個靈魂的凝合·····	三七
火與電光所做成的人物·····	六八
關太太們的意見·····	七〇
春天在北歐·····	七一
當我懷了孕的時候·····	七三
母愛的偉大·····	七五
韓旋在兩大天才之間·····	七七
克萊與狄翠·····	七九
易卜生也會目定口呆·····	八一

苦戀裏的救藥	八二
『你們沒有結婚』	八三
王爾德理想裏的人	八五
去地中海邊	八六
女人的敗壞	八八
財富與憂愁	八九
先試三個月結婚生活	九一
鄧南遮的失敗	九二
『每夜十二點來』	九四
鄧南遮的金魚	九五
『彈蕭邦的送葬曲』	九七
妖神的領土	九八

莫札的仙童.....	100
死亡的幻象.....	101
生與死.....	103
雷芒的建設.....	104
別矣舊世界.....	105



趣巴子其及肯鄧



徒生其與肯鄧

## 一 渺茫的初戀

我母親一共有四個孩子。如果她用強制的教育方法來管束我們，也許可以將我們都造成實用的人物。她有時候怨嘆道：『爲什麼四個全是藝術家，沒有一個實用的呢？』可是這就是她自己聖潔的性格的結果。我母親從來不看重物質。她教我們看輕一切的財產，房屋，傢具這些東西。由於她的榜樣，我終身沒有戴過首飾。她說這些東西全是累贅。

我離開學校以後，却變成一個很肯發奮讀書的人。渥克蘭省的公共圖書館，雖然離我家有好幾里路，但我總是跑着，跳着，舞着去，舞着來。那個圖書館員是一個學問了不起，而且長得很美的女子。她是加省的女詩人。她鼓勵我讀書。我向她借書時，她總很快活。她一雙眼真美，放射着極深的情感與鮮明的火。

我那時候讀狄根斯，賽哥雷，莎士比亞等等的傑作。此外還讀了千百部的小說。好的，歹的，有用的，沒用的，我一齊都看。我往往在夜裏坐起來將蠟燭點上直看到天亮。那些蠟燭頭全於我白天收聚來的。我還開始寫一本小說，編一張報紙。報紙裏的社評，本埠新聞，短篇小說都是我一人包辦。其餘還記着一部日記。我自己發明的祕密話來記。因為我那時有一樁很大的祕密；我在戀愛。

這時候我和我姊姊兩人除開教一些小孩子跳舞外，還收了年紀較大的跳舞學生，學生裏有一個青年醫生與一個藥劑師，藥劑師長得非常之美，並且還有非常可愛的名字——拂儂。那時我才十一歲，可是因為將頭髮梳了上去，衣服穿得很長的緣故，我看起來已很像樣了。我在日記裏記着我發瘋的愛着他，我現在還承認那時我實在非常愛他。但是拂儂對我有沒有意思，我可滿不知道。我那時年紀太小，很害羞，不好意思表示我的熱情。我們常常一道赴跳舞會，他總伴着我跳。回家後我老是要坐到深夜，將我在跳舞時受着的震悚記入日記才睡。他白天

初初的茫茫  
—— 不物事和心 ——  
—— 不物事和心 ——

### 初初的茫茫

在藥房裏工作，我白天在他藥房門口徘徊着。有時候我容易鼓足勇氣才走進他的鋪子，裝着很平常樣子向他說一聲：「您好！」晚上，我也往往從家裏跑出來到他寓所的窗外凝視着裏頭的燈光。這種情形繼續有兩年之久，現在想來我那時實在沉淪在極大的苦楚裏。兩年以後，他發表了將與當地一位小姐結婚的消息。我將我痛苦的失望藏在自己的日記裏。還記得他結婚那天，我瞧見他與一個披着白紗的平淡女子走過。那一瞬間我所發生的淒慘的感覺，至今我還不能忘掉。

我最後一次在舊金山跳舞時，有一天，有個頭髮雪白的人走進化裝室看我。他髮色雖白，但看起來，人仍舊非常年輕，非常的美，我立刻認起就是拂農，事情隔了這麼許多年，我總該可以告訴他我小時候對他的熱情了。我先以為他聽了準會覺得有趣味的，誰知他却非常驚慌，只管說着他的妻子，就是前頭說過的那平淡女子。聽他口氣還像活着，並且他們的愛情好像從未起過風波。唉，世界上那些人的生活夠多麼簡單！

## 二 從舊金山到芝加哥

我決計離開舊金山。本來打算加入來金山表演的職業劇團，然後再隨劇團去各處表演的。可是我這跳舞沒有人要，只得自己和母親買兩張夏季特別三等票去芝加哥了。

那時正是大暑天。我和母親兩人帶一隻小箱，一些禮母留下的老式首飾，和二十五塊錢到了芝加哥。我整天背着希臘式袍子去看歌劇場經理。

『跳的不錯，』他們說，『可是劇場裏不用這個。』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錢用完了。古老首飾也差不多當光了。付不出房租，行李全被看管起來了。我們有一天在街上，滿身尋不出一個大。

我記起我衣裳上還有一小條真絲領子，我就拿着它在街頭烈日下徘徊兜賣，

直到傍晚纔賣出去。付過房租，將剩下的錢買一小箱西紅柿，做一星期的食料。這星期我們沒有吃一片麵包，沒有吃一撮鹽，母親簡直虛弱到坐也坐不起了。最後我決定什麼事都幹，我走進職業介紹所。

「你能做些什麼？」櫃台裏的女人問。

「什麼都能做，」我回她。

「唔，但是你的樣子却像什麼都不能做。」

我在絕望裏率性去見下等點的屋頂花園經理。經理先生口啣粗大雪茄，帽子歪戴遮沒一眼，很傲慢的看我跳滿台松所編的『春季之歌』。

「唔，你長的不錯」他說，「如果能另外跳那種帶點勁頭子的，我就用你。」

我那時想起可憐的母親將昏倒在家裏，靠最後的一隻西紅柿活命，於是我問他用點力氣是怎樣。

「唔，」他說，「不是你跳的那種，要那些穿戴淺褲子褶襠短裙的舞……」

可是那兒去找褶襖短裙呢？我只得對他說第二天再來。我說完就走，獨自在烈日下轉來轉去，飢餓而疲乏。我突然走進一家公司去見經理，向他賒賬，不知怎樣他竟答應了。我挾一大包做衣褲的材料回去。我母親在牀上替我趕做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屋頂花園，給經理盡力創造帶勁頭子的舞。他非常高興，取下嘴裏的雪茄道：「真不壞！你明兒晚上就可以演，我特別爲你掛牌。」這星期他答應給我五十塊錢，並且承他的情，允許我預支了。

我在屋頂花園很叫座。一星期完後，拒絕了續聘。這次雖因此沒有餓死，但十分違背自己的理想。竭力去博衆人的歡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第末次。

### 三 從紐約到敦倫

倫敦到紐約  
做五成欠才也。

從紐約到倫敦

自從和作曲家奈文舉行音樂會在紐約轟動一時以後，我們又回到窮室一室的情形了。我想來想去，決計去乞助於請我跳過舞的那些闊太太們，使我們能有去倫敦的川資。我第一個去找住五十九號街一所俯臨中央公園的皇宮般邸第裏的太太。我向她訴說紐約怎樣沒有欣賞力，去倫敦怎樣準會獲得認識。到底她慢慢走向書桌提筆簽了一張支票，摺好給我，我含淚告辭，轉身雀躍出屋。但是走到五號路打開一瞧，原來只有五十塊，和全家去倫敦的旅費還差得遠。

從五十九號街走到五號路，另闖着去看一位邸第裏的財主太太。她待我格外冷落，譴責我不應向她乞助。又說如果我學了舞台舞，她准可以青眼得多。她親見一個舞台明星發過大財。

『我將來一定能享大名，』我向她說，『你定能得到救濟美洲天才的榮譽。』  
這位家私六千萬的主人，最後不得已也祇好送我一張支票——也是五十圓。

可是她加一句話：『你有了錢一定要還我。』

此法不欠其財在角分

但是我一直沒有還她，我覺得我甯可去賑災。

依樣運動過了紐約一大半百萬富翁的太太，竟積聚上六百塊錢。但如果還想坐二等艙，則到倫敦便不再有什麼錢剩了。虧得雷芒在碼頭上找着隻蓮牛船。船主被他的訴述感動着，答應帶我們到英國。我們趁這船很覺不好意思，我們借用了外婆家的姓——奧谷曼。我自名瑪琪。

五月某晨，奧谷曼全家在赫爾上岸；數小時後，鄧肯全家即安抵倫敦。於是看了泰晤士報上的廣告，我們搬進了靠近石門的一家寄寓。最初幾天全在辨士公共汽車上消磨。到處張望，驚奇愉快，忘掉旅費所剩無幾。我們四處觀光，先逛威斯敏士大寺；參觀大英博物院，南甘新墩博物院，再看倫敦塔，逛邱園，逛荔越芒公園，逛韓墩宮。逛得回家又興奮又疲倦，正像一般打美國來的遊客，有父親不斷寄錢來化一樣。但是不幾天，房東太太却滿臉忿怒來要賬，她打斷了我們的遊興。

有天我們才從國立藝術院聽講回家，見房門落了鎖，小行李鎖在裏頭。我們查查自己口袋，併起來還有六先令。於是我們懶懶的走回甘新墩花園，找一張鐵椅坐下，大家商量怎麼辦法。

#### 四 在倫敦的奇遇

我們在倫敦街道上走着，沒有錢，沒有朋友，沒有法子找晚上過夜的地方。試了兩三家旅館，都被擋駕。因為沒有行李，非先付錢不可。又試了幾處寄寓的住家，也是一樣。我們最後只得去葛林公園裏的凳上，將就着過一誰知還有警察來干涉。

這樣過了三天三夜，靠一辨士一個的饅頭充飢。但我們的生存力可真不小，

白天總在大英博物院裏。

第四天一清早我預先警告母親，雷芒，伊麗沙白三人。叫她們不許開一聲口，只隨我走。我一直走進倫敦一家大旅館。我招呼門口半夜不醒的守夜人，說咱們才趁夜快車來倫敦，行李就從利物浦運到。我們開定房間，叫了咖啡，麥餅，以及許多上等美國點心，作爲早餐。

四個人一整天睡在富麗的牀上，我不時用電話向底下門上人埋怨怎麼我們的行李還沒有到呢？

第二天一早，料想再搪塞不下去，我們便像昨天走進來那樣走出去。竟沒有驚醒那個守夜的人！我們在街上覺得精神抖擻，元氣大復。這天早晨慢步到材而棧，坐在老教堂墳場裏，我忽然看見地上一張報紙，拾起一瞧，剛好有段新聞記載從前在紐約曾請我舞過的某太太，現方卜居葛洛士凡娜區，廣宴賓客。

「在這兒等着！」我靈機一動，對他們三個人說。

我獨自找路去葛洛士凡娜區，剛好中飯前走到。那位太太也在家，很和氣的

接待我。我告訴她說我來倫敦在人家客廳裏給人表演跳舞。

『我星期五晚上的宴會裏正好用得着，』她說，『你能表演一點麼？』

我答應下來，婉示須預支點錢以資訂安。她很大方的寫了一張十金鎊的支票給我。

## 五 英國的上流社會

那天晚上在某太太家裏跳舞的時候，沒有人提起我赤腳，沒有人提起我裹着透明的紗。這是英國上流社會的特徵。可是英國人甚至有禮貌到沒有人提起我那裝束的本源。並且，唉，也沒有人提起我那跳舞的宗法。人人都說『美不勝收，』

『好痛快，』『真正感謝你，』等等——可再沒有別的了。

不過自從這晚跳過以後，許多貴顯邸第也來邀請我了。我往往今天去皇族園

裏跳舞，明天蟄在家裏餓肚。因為他們總是不給錢的時候多，給錢的時候少。請我的女主人常對我說：『你又將去某公爵夫人，某伯爵夫人家裏跳，這麼許多名人邀你，你快在倫敦享盛名了。』

記得有天在慈善遊藝會裏跳了四個鐘頭以後，一位有爵位的太太親自給我斟茶，親手捧楊梅給我。可是我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這些楊梅與茶上的厚奶油吃得我胃裏難受。同時另一位太太舉起大袋金幣晃着說：『你瞧你爲我們盲女院賺這麼多錢！』

我和母親全太顧忌，從不提我們受的罪。我們只是減少自己必需的飲食，將衣服排場弄得像樣一些。我們租一架鋼琴，買幾張行軍牀擱在習舞室裏。每日還是在大英博物院時候多。雷芒描畫那些希臘的瓶壺與浮雕。我則以最調諧的音樂與步武表現那些古希酒神像和他執酒杖的風韻，每天並消耗數小時在圖書館裏。中飯時則胡亂吃點辨士饅頭與咖啡牛奶。

我們熱誠地迷醉着倫敦的文化和建築上的美。美洲所未見的，這時都領略到了。

## 六 倫敦文藝界

一天晚上，雷芒和我在甘新墩花園裏跳舞。忽然有位帶大黑帽的美女子向我們說：『你們是從地球上那一方來的？』

『不是地球，』我說，『是從月亮裏來的。』

『好吧，』她說，『不管從地球，從月亮，你們總是很惹人愛的；可願意去我家玩嗎？』

我們跟她走進甘新墩區一所很可愛的屋子，房裏四壁懸着非常名貴的彭瓊士，羅賽蒂，莫理斯等替她畫的像。

她是坎貝兒太太。她坐下彈鋼琴，唱古英歌，背誦詩章。我爲她跳舞。她端莊美麗，一頭濃黑的髮，大黑的眼睛，凝脂似的皮膚，女神般的歌喉。

我們全不由自主的戀眷着她。坎貝兒太太很欣賞我的跳舞，特地寫信介紹我看溫德漢開員太太。她說她小時曾在溫太太家裏排演過朱麗葉，我們去時，溫太太很殷勤的款待我們。我初嘗烤火喝茶的英國式風味。

麵包奶油三明治，釀茶，窗外罩着淡黃色的霧，窗裏是斯文的談論。整個的倫敦城顯得異常可愛。從這時起，我真正愛上了倫敦。這屋裏有的是神祕的安閒與幽適，充滿了文化的空氣。

溫德漢太太某晚安排我在她客廳跳舞。全倫敦的藝術家與文人幾乎都到了。這次我認識一位頭腦非常好的人，他在我一生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他近五十歲，容表秀麗，是當世名鋼琴家之子查耳哈萊。奇怪的是當時那麼許多年青人，沒有一個打動我的心，我反到與這位年已半百的人異常親愛。

美國當代女演劇大家瑪麗安徒生年青時候也是他的密友。他邀我上他屋子裏去吃茶。給我瞧安徒生在莎翁名劇可利烏蘭納士裏扮浮吉里亞時穿的一件長袍，他視爲一個神聖紀念品。從此我們成爲最親密的朋友，簡直沒有一個下午我不去他書屋裏。他講許多羅賽蒂，莫里斯，他的密友彭瓊士以及一切先拉飛兒派文豪藝人的事蹟我聽。關於大文豪魏士勒，譚尼生的事他也全熟悉。我在書屋裏過的是迷人的時間。從他那兒領悟得古代大師的藝術。

## 七 倫敦爲我瘋狂了

查耳哈萊那時是新美術院院長。新美術院專陳列那些現代名畫家的作品。院內有可愛的噴水池。哈萊有意安排我在那兒表演跳舞，介紹我認識他的朋友安珠蘭先生，畫家列趣芒爵士和作曲家巴雷爵士。他們全答應在我跳舞時助以講談。

列趣芒打算講『舞與畫』，安珠蘭講『舞與古希神話』，巴雷講『舞與音樂』。我在新美術院正中的庭園裏舞着，噴水池四周俱是異花珍樹。事後報紙爭相贊揚。哈萊異常欣快。倫敦有名人物都來邀我茶會。

有天下午在羅納兒太太賓客滿座的家裏，我被引見於威爾斯皇儲，就是後來的英皇愛特華德之前。他稱我爲甘斯保羅畫像式的美人。

那時我又認識一個聲音柔美，眼睛夢幻的年青詩人。他新自牛津出來，名杜拉恩士萊。每至夜色蒼茫時，他總挾着三四冊書到習舞室來，爲我誦史文朋，濟慈，勃郎甯，王爾德諸人詩。我母親總在旁邊陪護着。她也很愛這些詩，但不能領略他那牛津式的朗誦。常常到一點鐘左右的時分，母親便要打瞌睡了。於是這青年詩人便伸過腰來輕輕地吻我的面頰。

這時我在倫敦盡識了當代的詩人畫家如安珠蘭，華士，阿諾德，爵士，道生，哈萊這些人。我能夠震起他們的熱狂，反不能打動劇團經理的心，真是費解。

我在習舞室整天練習。晚上不是詩人來誦詩，就是畫家來看舞與邀請。他們都互相妒忌排擠。這詩人說不明白我怎能和那老傢伙在一塊那麼久，那畫家說不懂得聰明女孩子怎能與這猴子在一起。但我對兩方的友誼都感愉快，分不出到底最愛誰。

## 八 徘徊在熱愛的邊緣上

我們到了巴黎了。到巴黎後，與我最莫逆的朋友，不是長身玉立的奴夫拉，不是面貌娟秀的卜尼，反是一個身材矮小，臉色蒼白名安得萊的青年。他外貌極醜，有一個美的頭腦。每天午後五六點鐘他進來。不是在屋子裏給我誦詩讀小說，就是帶我上外面去。有天我們坐在十字路口，他指着右邊的一條路叫「幸福」，指左邊的一條叫「和平」，對面一條叫「永生」。「我們坐在那兒呢？」我

問。「熱愛，」他輕輕的說。「那我就一直留在這兒，」我快活地說。他只回答道：「我們不能留在這兒。」說完就向對面一條路走去了。

我非常失望，跟在後頭喊，但他不再回我的話，留下我一個人在家門口。

有晚我早早打發母親與雷芒看戲去，留下自己一個在家。將下午偷買的一瓶香檳取出，擺好一張桌子，桌上放着鮮花，香檳與酒杯。我穿件透明的袍子。髮上滿綴着玫瑰。正像女優泰伊思一樣，等候安得萊。他來了，不安甯到極點，也不肯喝一口香檳。他說他那夜有許多東西要寫，便悄然走了。剩下我一人空對着香檳玫瑰，我悲傷的哭起來了。

我於是猛向另一個身長貌美的愛慕我者親熱，可是結局也糟。有天我們在外頭吃晚飯喝香檳以後，他帶我去一家旅館，寫上某先生某太太的名字，給我一千種一萬種的輕憐蜜愛。我心跳得急促，每一條神經都麻醉在愉快的頂點裏，可是他忽然站起跪在牀前喊道：「呀，你怎麼不告訴我！我要犯多大的罪惡！不，

那刻在藝術上的「感」滿，藝術也  
是後者的呢？！

一個德國戲班的經理碰了壁回去了

「不，你不能失身。穿起來，快穿！」

我的悲嘆他全不管。將我衣裳披上，擁我進一輛馬車。他一路自咒自怨，那種野蠻的態度嚇壞了我。

他到底將犯的是什麼罪？我不明白。我真難受。他也是那樣地留下我獨自在門口，他從此便沒有再來過。聽說不久即上殖民地去了。

這就是我初次徘徊在熱愛的邊緣上的情境。要想走進，又不能走進，全因我生成的宗教情緒太大所致。經過這次刺激後，我便將我的熱情移放在我的藝術上。藝術給了我愛情所不能給我的愉快。

## 九 一個德國戲班的經理碰了壁回去了

我的跳舞雖然已經出了名，可是我們的經濟情形還是壞。往往付不出房租，

愁得可怕；沒錢買煤，得挨凍。在這最窘的境遇裏，我還是常站在冷冰冰的屋裏，獨自等候表現動律的靈機。有天我正這樣站着時，突然走進一個衣服艷麗的紳士。他說：

『我是從柏林來的。久聞你的赤腳戲，（你們瞧這樣形容我的藝術，該多麼使我難受。）我從一家最大的公衆音樂廳來預備和你訂約。』

他雙手來回揉搓，神光奕奕地好像給我帶了大運道來似的。但是我像一條創傷的蝸牛縮進了殼。我冷冷答道：『噯，謝謝你，我永遠不能同意將我的藝術放進公衆音樂廳裏去。』

『可是你不曉得，』他喊說，『最大的藝術家常在我們廳裏表演，錢也多。我已經打算給你五百馬克一夜。並且你將很尊重的被介紹爲「世上第一個赤腳舞家」。你當然能接受吧？』

『當然不能，當然不能！』我連連的發着怒說，『怎麼都不成！』

『這是不可能的。我不願意得到你否定的回答。我已備好了合同。』

『不，』我說，『我的藝術不是公衆音樂廳裏的藝術。總有一天我會來柏林的，我希望和着你們的國家大樂隊一起舞。去音樂之宮，不是去走繩索耍馴獸的音樂廳，多可怕！我的天！我祝您好，再會吧！』

這位德國戲班經理瞧瞧我們家徒四壁，簡直以爲耳朵聽錯了話。他第二天又來，允許給我一千馬克一夜。最後他很生氣，說我是獸女子。我向他說，我來歐洲是以跳舞表彰偉大的宗教復興，以人體動律表揚人體的美與神聖，不是來跳着腦滿腸肥的資產階級飯後開心的。

『你真的拒絕了一千馬克一夜的收入麼？』他喘着氣說。

『當然。』我堅決的說，『一萬，十萬，我都拒絕……我總有天上柏林來。我要爲詩哲哥德與樂賢威根納的鄉人跳，可是在值得他們來的戲院裏舞，說不定比一千馬克一夜還多。』

三年後我這預言真的實踐了。

## 一〇 大雕刻家羅丹

我自從在巴黎看過羅丹展覽的作品以後，他偉大的天才老縈繞着我的心靈。有天我找路去大學街，去他的雕刻室。這次我去瞻禮羅丹，就像古希臘的尊覺上帝一樣。不過我找的是藝術之神，而不是愛神。

羅丹身材短小，有力量，鬚髯豐厚。他在簡單裏顯出一種偉大。有時嘴裏噙着那些雕像的名字，撫摩着他們。我記得堅硬大理石一到他手下便活像變成了燒溶的鉛。最後他拿起一團泥攪在手裏搓揉，搓揉時他用混身的力量，熱氣在他身上放射出來就像一座燒熱的鍋爐，不久就從他手指間創造出一個女人的胸膛。他和我一起坐上一輛馬車，上我的習舞室去。到了以後我立即換下衣服爲他

跳舞，我又將新式舞的理論解釋給他聽，可是我覺出他並沒有聽我，他只凝視着我，眼裏發着火，帶了他作工時的那種神氣向我走近來。他一雙手繞在我的頸項上，移在我的胸膛間。撫摩着我的手臂，我赤裸的大腿，和我赤裸的脚尖。他搓揉我的全身正像他搓揉一團泥。他混身射出的熱幾乎將我溶化在他的手裏。我那時一心要將我整個的靈肉順從他的擺佈，但是沒有能夠，我慌了起來，忙罩上衣服，亂昏昏地推送他出去。我後來多麼悔恨！悔恨我那時不該有那孩子氣的錯誤。我應該在那次神聖的機緣裏，將我的貞潔獻給偉大的羅丹。要是如此，我以後的藝術與生活定還要豐富的多！

## 一一 從維也納到匈牙利

我在巴黎由凱色太太的介紹，認識了女藝術家羅賦樂。羅那時正帶她的舞團

去柏林，她約我就上柏林去找她，俾可同往德國各地開音樂會。不久我獨自到柏林尋見了她，又同她們去瀨浦捷，去維也納。在維也納的旅館裏我和團裏一位紅髮女郎賽納同住一間房。有一夜，睡到早晨四點模樣，納賽忽然爬起來，點上一支燭，擎着走向我牀前來，她說：『上帝叫我扼死你。』

我驟然想起會聽過不能逆犯突然發瘋的人，我忍住了萬分的恐懼，勉強說：『一點都不錯，可是該讓我先誦完死前的禱告。』『不錯，』她答應了我。我輕輕滑下牀，撞出房門，向長廊飛跑，跑進了旅館的賬房。我這時僅穿睡衣，一頭吹蓬的亂髮，嘴裏大聲喊：『女客瘋啦。』她在我身後緊追着。六位執事先生跳出來擒住了她，囚着她等候醫生。我那時，拍了電報去巴黎催我母親來。待她來了，我們兩人便決定離開維也納。

這次與羅賦樂在維也納時，有一晚，我會獨自爲當地的藝術家們在藝人館舞了一次。他們來時每人捧一束玫瑰，等我跳酒神舞時，滿身都蓋滿了鮮花。觀

衆裏有位匈牙利音樂會經理人葛洛士向我說：『你如果想得意，來匈京蒲達帕斯找我。』我們那時在駭人的境遇裏想起了葛洛士，於是立即去匈京。葛洛士與我訂了一張舞三十晚於優蘭尼劇院的合同。我第一晚在優蘭尼劇院的成功是難於形容的。在蒲達帕斯跳三十晚，沒有一晚不告滿座。

蒲達帕斯城這時正臨在飽開的花叢裏，滿山滿野是紫丁香。每晚狂熱的匈牙利人的采聲喊得我神經震顫。最後他們跑上台亂揮着帽子，只聽他們喊「Bravo!」有晚我腦際現起晨間看河流在陽光下潑灑的景像，我招呼樂隊最後奏史特洛士的『藍瀆河』，我臨時作舞。全場觀衆有如受了電氣的震動，熱狂到極頂。

## 一二 蒲達帕斯與羅密歐

在那一夜最熱狂呼的觀衆裏，有一個容貌如天神的青年。這人將使我從水神

的真潔轉到酒神的荒野。也只不是他，這環境什麼都使我轉變，單說那旖旎的艷春，柔軟的月夜，我們步出劇院時那襲人心意的紫丁香濃濃攪和的大氣就夠人受的。再說那匈牙利瘋狂的熱情，吉卜賽的音樂，世上最恣肆最愆感的人與你聚宴吃最酸辣濃厚的匈牙利『苦辣』，喝最芳冽醇郁的匈牙利酒，你受得受不得？我平生就從未如此滋養，這巨量的吃喝太滋養我，使我覺醒我的身體不僅是表現聖潔樂調的工具。我的胸部本來平平的，這時軟軟墳起，銷魂處使我自己吃驚。我的臀髀本來只像一個男孩子的，如今另有一種震顫。我感着一種大的震蕩，一種願望，一點都錯不了的渴望。我夜裏再安睡不了覺，只是在痛苦的不安息與激蕩裏反覆悞轉。

有天在一個友誼的聚會裏，在一杯金色的匈酒前，有一對合着匈牙利狂情的大黑眼射進，燒熱我自己的眼，那一盼裏就是蒲達帕斯全城的春。他身體高秀，一頭濃黑的鬚髮閃着紫色的光。他笑時，鮮紅愆感的嘴裏耀着潔白堅固的牙，

只一眼我們就互相契合，這一見我們就互納懷裏，世上沒有力量能夠阻止。「你的臉像一朵花，你是我的花朵，」他說，他重復的說：「我的花朵，我的花朵！」他給我一張小紙，上面寫着『皇家劇院包廂』。那夜我與母親看他演莎翁名劇裏的羅密歐。他是匈牙利最大的演員。劇後我去他化裝室。最後他陪我和母親回旅館。

候夜裏母親以爲我睡着後，我偷偷去客廳找我的羅密歐。他告訴我說他遇見了我才體會得羅密歐的熱戀，才知道真該怎樣演。他給我宣誦羅密歐說的詞句，一直到天明爬進窗櫺。

我用了心聽他，出着神瞧他。臨着和尙一景時，我們一道跪下地互誓忠誠到死。咳，年青與艷春，蒲達帕斯與羅密歐！我一起起你時，你們並不像離得我遠，還彷彿是昨夜的事！

## 一三三 狂情的潮汐

有一夜我瞞着母親和羅密歐去客廳裏，母親以爲我睡了覺，羅密歐最初不是很愉快的向我背誦劇詞，就是談他的藝術與劇場。可是漸漸他露出不安的神氣。有時候他頓促張皇，這時候他美的臉燒得鮮紅，他眼裏冒着火，他的嘴唇膨脹，他敲它敲到出血。我自己也覺得神思昏亂。心裏有種不可抵禦的渴望，渴望壓着他，緊緊的壓着他。最後這一盆火再抑不止，他將我挾進房。我得招認我最初影像是恐懼得可怕，可是看了他那受苦的情景，我對他的憐惜阻止了我逃開酷刑般的開端。

一清早我們就離開旅館，在街上尋着一輛雙馬車坐去鄉間。我們在一所農家茅舍前停下來，女主人給騰了間屋，屋裏是一張舊式帶柱的牀。我們就在村裏過



“歐密羅”

一整天。羅密歐不時捺住我的哭，擦乾我的淚。

恐怕那晚在劇場裏一定舞得很壞，因為我太愛傷。可是回去一見羅密歐他那種的歡喜，我就覺得受的苦痛全有了報答。

羅密歐有一副好歌喉，他唱吉卜賽的歌我聽，他教給我那字與字的意思。有夜葛洛士為我在蒲達帕斯歌劇場安排節夜舞時，我在節目的最後，請一小隊匈牙利的吉卜賽樂隊上台，我跳吉卜賽人的歌。我跳的無限感動，尤其跳到一首苦戀小曲時，滿場觀眾流下淚來。

節夜結束了蒲達帕斯的季節。我和羅密歐跑去鄉間小住，仍住在農家茅舍。我們初次領略着整夜互相睡在懷裏的愉快。我清早醒來見自己的頭髮纏在他黑香的髮圈上時，見他的長臂圍着我時，我真是無上的快慰。

我們回到蒲達帕斯瞧見的天上第一片黑雲，就是我母親的震怒。才從紐約回來的伊麗沙白也像覺得我犯了罪惡。末了我只得誘她們去台羅旅行。

## 一四 狂情的幻滅

葛洛士爲我安排去匈牙利各城鎮表演，到處都非常熱烈的歡迎我。每到一鎮市終有一輛雙白馬駕的輕車等候着，車裏滿裝了白花，那全是葛洛士給備的排場。我也穿一身白，在四面歡呼叫囂裏過市，活像從別一世界飛來訪問的女神。但是我藝術給我的狂歡，大衆給我的盛譽，全都醫不了渴望我那羅密歐的痛苦。到深夜裏我獨自一個的時候，尤其受罪。我願將一切我的成功，我的藝術，拿來換他一分鐘的懷抱。我苦盼着回蒲達帕斯的一天。那天到了，羅密歐當然是很快活的在車站接我，可是看得出有了點奇怪的改變，我的羅密歐的純樸熱情變掉了。他告訴我他將開始演莎翁的馬克安東尼。他講我們結婚的事，好像早已確切決定，甚至帶我看房子去。

「我們怎麼着，長住蒲達帕斯麼？」我懷疑地問。

「噯，」他說，「每天爲你留一個包廂看我演戲，回家還可以幫我練習。」

有天我們去郊外漫步時，他終於問我有沒有想過最好繼續幹我自己的事業，讓他幹他的。他當然不是一字不易的這樣說，不過我記得是這樣的意思，我們倚着坐的那一墩乾草，那一片廣場，與那刺我心胸的寒顫，到如今還記得碧清。那天下午我和葛洛士簽了張去維也納，柏林與德國各城市跳舞的合同。

我一天瞧羅密歐扮安東尼，我最後的影像是觀衆對他表演的狂熱。我自己獨自在台下嚙着眼淚，喉嚨裏像塞着一把一把的碎玻璃。我第二天就整裝上維也納。羅密歐不見了，我辭別的是安東尼。我一到維也納就病倒了。葛洛士送我進療養院。我拒絕見仁慈的朋友，拒絕去可愛的鄉間，許多星期的悲傷憂鬱夠我的受。虧得昂貴的醫生與看護費化完了我銀行裏的存款。葛洛士安排我去佛蘭村堡，馬連堡，與加爾斯堡表演。有天我重新打開箱子，取出舞袍，流着滿臉淚吻

我那件跳革命舞的小紅袍，立下誓再不爲愛情背棄藝術。這時我在奧國的名氣，大得可驚。有天我和葛洛士夫婦在餐館吃飯時，大玻璃窗外擠動着的人越聚越多，竟將巨大玻璃擠破，掌櫃痛惜不置。

## 一五 在大公爵別墅裏

我將愛情給我的痛苦，煩惱，與幻滅注入了我的藝術。我編伊斐琪尼亞在祭台上辭別生命的故事。葛洛士又安排我去謬尼城表演。我在那兒仍和母親及伊麗沙白同住在一起，我和伊麗沙白沒有到謬尼之前，先到了阿巴齊。我們在這小城裏爲了找不着旅館儘在街上張望，很引起那平靜的小城裏的注意。佛迪南大公爵剛在街上走過，瞧見我們，很感興趣，同情地向我們致意。他邀我們去史得芬旅舍花園內他的別墅裏住。這完全沒有用意的偶然事件很在宮庭裏掀起了一些謠

傳。那些朝貴夫人立刻都來訪候，實則探聽我們在公爵別墅裏的真象。這些朝貴夫人每刻在旅舍餐廳公爵的桌畔隆重致禮。我也跟着做，做得比誰都更隆重。

這時我創行一種淺領腔，窄肩條，邊緣齊膝的沐浴衣。那時候的上流婦女入水時得裹一身黑——黑襪，黑水鞋，黑衣沒膝。你想我創造那衣服該多麼哄動。佛迪南大公爵在跳水橋上踱來踱去舉着觀劇鏡釘着我瞧。嘴裏噙咕着：「啊，這鄧肯多美。啊；真的是美！這春天都趕不上她那美。」

別墅裏有棵櫻樹正對我的窗戶。我初次在溫帶瞧見櫻樹，清早總留心看機葉在晨風裏抖動。我創造了我跳舞裏的手，手指，和手臂的輕柔翼動。後來濫做的太多，他們全不去冥悟機葉的律動。不知先由內收受再向外表出。每次我凝着這棵櫻樹時，一切技巧的思想都忘記了，只記得大詩人海涅那生動的詩句：

「一枝幽寂的櫻樹在南方……」

## 一六 『伊色朵拉這生活夠多麼美』

我和意麗沙白從阿巴齊去謬尼。那時全謬尼城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藝人館。卡爾巴，藍巴，史篤克諸大師每夜聚此喝好的啤酒，談哲學與藝術。葛洛士想安排我初演於藝人館，藍巴與卡爾巴也願意，祇有史篤克堅持跳舞不應表演於藝術之神殿的藝人館。有天晨間，我突然去史篤克家，我在他習藝室裏脫下衣服換上舞袍爲他舞蹈，舞畢又陳說舞蹈成爲藝術的可能性與我這事業的神聖，連說四點鐘沒有間斷。他後來常告訴朋友說他平生從未那樣的驚訝，他說他那時以爲奧林潑斯山上的女神從別一世界飛了來。結果他當然同意我舞於藝人館了。我這次的表演是謬尼城許多年所沒有的藝術盛舉。我後來又舞於卡姆廳，學生們傾城來看。他們夜夜卸去了我馬的御具，曳我的車往街上走；他們在我的輕車兩旁擎着火把

跳躍，圍着我唱學生的歌。有時候他們聚一堆人在我旅館窗外唱，直到我撒下手帕與鮮花才各自一份藏在帽子裏散去。有一夜他們擁我上他們的咖啡館，舉我在桌上從這張舞到那張。他們整夜的唱，唱完疊着說：『伊色朵拉，伊色朵拉，咳，這生活夠多麼美！』這夜的事載在新柏力西報上後，很震慄了城裏謹嚴的人；其實只是一樁天真爛漫的莽事，雖然晨間他們簇擁我回家時連我衣服與轆肩都被他們撕成絲條藏在帽裏。

我在這文化城裏開始讀叔本華與康德的原著。最後我們爲意大利的藝術所感動，我們搭車去翡冷翠。

## 一七 朝翡冷翠

我們在翡冷翠的藝苑，花園，橄欖園裏過了幾星期狂歡的遨遊。那時最引動

我青春的幻想的是中古羅馬大畫家的采麗。許多天我兀自對他那張春神圖名畫坐着。這圖啓發我創造一種舞，一種表現那畫裏的驚人與柔美律動的舞。花朵鋪着一地的柔美波伏，女神的環舞與孩神的飛翔，全部聚向着一個一半美神一半聖母的中心人物。這中心女神的神態裏指點着春的孕育。我完全被這圖蠱住，我在圖前坐了許多點鐘。守院的好老人給我拿來一張小凳，我坐着，坐着直到看見花朵真在孳長，赤裸的脚真在舞蹈，身體真在搖曳。我坐着，坐着直到快樂的信使降臨於我，我想：『我一定要跳這張圖，一定要將那春的，愛的，生命孳長的消息由舞裏轉給別人——轉給別人那我所得的狂懽。』藝苑關門時我還呆在圖前。我要在這美麗的一瞬間的祕奧裏尋出春的意義。我覺得生活，一直就像一團亂麻，真是盲目的追求。如果我能尋出這畫裏的消息，我想我就能顯示給人們以啓發快樂與豐富生活的途徑。我試將春神圖前的冥想與狂喜組成我的舞，我叫它『未來之舞』。我後來又在翡冷翠一座故宮裏爲全城藝術界跳古樂曲。在翡冷翠

我們的錢又用光，不得不電葛洛士匯款我們去柏林。他在柏林整備我的初演。

（本節所述「春神」一圖，宗白華先生稱係波的采麗優美之作，承示所藏畫本。誌此為感。）

## 一八 震撼柏林

我們一進柏林城，一路上只看見滿城是我的名字烘托在刺眼的廣告上。葛洛士帶我們去菩提樹路（德京大馬路）最華麗的柏力斯特旅館住下。全德國的報紙都派了記者在那兒等候。我在謬尼的攻讀，在翳冷翠的經歷，太燃燒我。我以洋涇濱德國語給了他們一個舞蹈藝術的純樸與偉大的觀念。我稱跳舞為最偉大莊嚴的藝術，稱它為能引起其他一切藝術新覺醒的藝術。很使報館裏的先生們震驚。可是他們不像美國人，他們全都靜靜的聽我說，並且全都感覺興趣。第二天全德國的報紙上都刊着很長的文章。

葛洛士將他全部的資本投在我柏林的初演上，他能化多少錢廣告就化多少。

他借了柏林第一座劇場，請了德國最好的樂隊指揮。你想如果台上的幕一拉開，探出我簡單的天藍色小幕就算佈景，現出一個細小的人在巨台上；如果我不能立刻博得觀衆的采聲；那就算葛洛士破定了產。可是他真個是先知，我在一陣風暴裏吸住了柏林。等我跳完兩小時後，全體觀衆絕對不肯離場。我跳了又重跳，到最後他們簡直一齊撲向台邊，千百個學生真的爬上了台。我僅免窒息。許多夜他們行着德國風行的儀式——卸掉我車上的馬，曳着我的車凱旋的簇擁我回旅館。我在德國從第一夜起，就有了『天神的，聖潔的伊色朶拉』諸名稱。

## 一九 去希臘

雷芒有夜突然從美國回來。他說他太想家，不能再離開我們。他來後我們又

提上去朝拜藝術聖地雅典的計畫，我們不管葛洛士是如何的悲傷與懸留，決然到意大利經威尼斯去希臘。雷芒說我們得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我們搭航行布林的西與聖塔莫露間的小火輪，不坐舒敏的大郵船。我們在聖塔莫露下船是因為古伊沙卡正在這地，也因為古希沙浮是在這兒的山巖上投的海。我們又從聖塔莫露雇小帆船渡伊烏甯海。雇船時雷芒連打手勢帶說古希臘文，想說明我們要經歷優力賽斯所經過的海程。可是漁人像不大曉得荷馬史詩裏的優力賽斯，大堆希幣雖然誘動他開了船，可還是不肯航的遠。他時時指着遠天說：『澎，澎，』伸手點着海裏的風暴告訴我們這海不是玩的。傍晚時我們到了加伐沙拉小村市。我與雷芒跪下來吻着土地時，跑下海灘來的全市居民驚奇得默無聲息只瞪大眼睛。那兒沒有鐵路也沒有旅館。我們住在客店裏剩下的一間房裏。那夜我們實在沒有睡多少覺，第一因為雷芒整夜談蘇格拉底的智慧與柏拉圖式的愛，第二是木板太粗硬，還有因為希臘的幾千百個細百姓拿我們做筵席。一清早我們離開小村，揀了

馬其頓的魔王非力潑在二千年前帶着大軍踹過的那條古路走。

## 二〇 朝雅典神殿

到了巴辣斯，我們遲疑着：到底往那一方走，奧林比亞還是雅典？兩處都是那樣的引誘！可是只要你一想起雅典的神殿，不由你不登開往雅典的車。火車在希臘的輝煌田野裏奔竄，有時我們瞥見奧林潑斯山上的雪峯，有時我們瞥見橄欖樹林裏舞踏着的山神與水仙。我們太快樂了，情形澎湃到極頂時，總只有含着淚互相吻抱。一路小站上的農夫驚奇地看着我們，大概盤算着不是喝醉了酒就是神經病。我們晚上到了冠着紫羅蘭花冕的雅典。第二天一早就在拾級登雅典娜的神廟了。我們走上去時，心裏湧起一種感覺，我覺得以前我所知道的生活，現在只像丑角的花衫樣脫去了。我們爬上正門第末級台階時，大家站着凝視那耀落在

晨光的神。突然誰都不作聲，互相遠開一點；這兒是沒有字能贅瀆的美。我們不再呼喊，不再吻抱，只是有點奇怪的驚懼襲上我們的心頭。這兒是五個人，我的母親與她的四個孩子，全在這兒了。我們看了女神雅典娜的神廟就覺得已經到了完滿的頂尖，我們決定鄧肯氏族應該永遠住在雅典。奧古斯丁已接了太太來，她穿的很時髦，走進神殿時絕對不肯換軟的無面履。我們怕沾污了神殿的大理石地，早就換上，連我穿的法國式時裝，雷芒的短褲翻領也全脫下換上古希臘式的披袍。

## 二二 『理想國』的生活

我們決定在遙對雅典娜神殿的古巴諾山丘上蓋一座廟。我們擬定生活的規律，與柏拉圖『理想國』裏的有點相似。我們規定日出時起身，唱讚美的歌，跳

喜悅的舞，迎接朝陽。早課後喝一淺碗山羊奶，整個上午打算教授居民舞蹈與歌唱，務必使他們讚美希臘神，放棄奇醜的新式裝。中飯時吃一小頓綠色色素菜的午餐，我們決定廢除肉食茹素。下午打坐。晚上行古希臘教的儀式，和以適當的音樂。

我們開始建造古巴諾廟。因為雅谷曼魏的故宮宮牆是兩尺厚，我們的也是兩尺。直到廟牆建築以後，才知道要那麼多的紅石從盤地里格山運來，每車的價錢又是那麼貴。有一夜我們露宿時，發現周圍好幾里路內沒有一滴水。遠關產名蜜的海梅突山峯，許多泉澗在那兒流。仰望盤地里格山的雪巔，永遠有小瀑布挂下山。只有我們的古巴諾是一處全沒有水源的枯地。雷芒加僱了工人掘井，可是愈掘愈乾，我們祇得回雅典的古城塞去請教先知的神靈。我們取得一張能在月夜進城的護照，時常去坐在古希酒神圓劇場裏，與古斯丁總在裏頭朗誦希臘悲劇裏的詞句。我們往往跳舞。我們一家生活得很滿足，不與雅典的人參雜，就是有時聽

農夫說希臘皇出城來看我們的廟，我們也並不理會。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古希臘的曼尼，曼尼洛士與撲雷姆王廟的治下，不是現在的帝王。

## 二二 古希臘的合唱

有一夜我們坐在月光籠罩着的古劇場裏時，忽然聽見一腔高徹雲霄的歌聲，突然間接二連三的和成一片，他們唱的是古希臘歌，我們真是十分的歡喜，雷芒說：『這該是古希臘合唱隊裏的歌喉。』第二夜他們又唱起來，我們分給他們很多的希臘幣，第三夜唱的人多了，後來更多了，再後來，全雅典的男孩子都來月光下的酒神劇場裏為我們唱。我們打算組一隊最原始的希臘合唱隊，每夜在那古劇場裏獎賞能唱最古的希臘歌的孩子。最後從二百個衣衫襤褸的頑童裏選出十名歌喉最好的，由一位年青的比潺替恩教師訓練，他幫我們教這新組的合唱隊，練習

古希臘劇之父伊賽拉斯的祈求者裏的合唱，這時候我們研究雅典的古堡，建造古巴諾的廟，跳伊賽拉斯的合唱，我們完全沉溺在自己的工作裏，除掉偶然去村外遊遊，我們再沒有什麼願望了。

有一天我察覺銀行裏的存款已經用空，那夜再睡不着覺，等天一亮我獨自去雅典的古堡。我走進古酒神場裏跳舞，我又登雅典娜神殿，驟然覺得我們那些夢真是像泡沫一樣爆裂了。三天後我們在狂熱的歡送裏，在十個希臘孩子的父母的哭泣裏，搭去維也納的車。在雅典站上我的身子裹着藍白色的希臘國旗，十個孩子和着站上的人民齊唱希臘美麗的歌。

### 二二三 希臘合唱隊的命運

我們的希臘合唱隊在維也納不很受觀眾的重視，可是一到瑟尼，立即引起教

授界與學術界的注意，大教授傅望樓特地講演，他講論方由比潺替恩教師譜入音樂的希臘聖歌。我們從謬尼到柏林，柏林對我們的希臘合唱隊不那麼熱烈，希臘孩子在柏林的頭等旅館裏很不禮貌，他們時時的要黑麵包，黑熟橄欖與生葱，每餐要沒有的話他們可跟侍役過不去。鬧得不好就是大塊牛排飛上臉，或是拿刀叉做武器。我們當他們小孩看待，每天晨間總帶去動物園散步，大家赤脚穿無面履，披古希臘半裸的衣服。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德國皇后騎着馬過來，她看見了這隊人竟驚慌得從馬上摔了下來。

這些希臘孩子唱得越來越糟，到後來拍子也沒有了，也不成腔調了。他們的比潺替恩教師對於音樂也愈來愈漠然，喪失了在雅典的熱忱。最後警廳來報告說我們的希臘孩子夜半偷偷打窗戶溜出去上下流地方玩，他們到柏林後完全失去了在希臘時那種天真容貌。每人突然長高了半尺。在劇院裏表演的祈求者合唱只有壞，說實話祇成了一個嘈雜聲音，有一天我們經過細細的商量後，決計將他們送往

車站，替他們每人買一張回雅典的二等票。我們祇得將復興古希臘音樂的心願留待着將來了。

## 二四 威根納的故居

已故大音樂家威根納的太太來柏林訪我後，我決定去白羅詩過夏。白羅詩，我久已夢懷着的藝術聖地，威根納音樂的真正泉源，在五月的艷麗的天色裏顯現在我的眼前。我住在黑鷹旅舍。威根納太太每天送一張小簡來邀我去吃飯，或是去晚餐，再不然就去她萬花別墅裏消遣。每天她別墅裏的餐桌上至少有十五六位賓客，都是德國最大的藝術家與音樂家；還有從各國來的皇室貴人，大公爵與公爵夫人。威根納的墓就在別墅園裏。要是你從圖書室的窗戶裏看出去，一眼就可以瞧見。威根納太太飯後老愛攜着我的手繞了墓走。萬花別墅裏到夜晚總有名奏

曲家演奏四部合奏。那時的幾位是身材高大的李希特，側影細瘦的摩克，可愛的馬台兒，還有就是洪貝亭與杜得。我真值得驕傲，披了一件小白袍子，也竟許走進羣星爭耀的名家集會。

黑鷹旅舍人太擠了。有天我在野外發現一所古舊的石屋，化了一大筆錢請住着的農家遷出。大加裝修，這所屋名叫非力居。我們就搬來這兒。住這時候已經離開蒲達帕斯兩年了。我一直貞潔地生活在復興希臘藝術的熱忱裏，這時又沉醉在威根納的音樂裏。但是愛情又將在我心裏蘇醒，雖然是改變了一種形式。也許就是那一個愛神換了一付面具罷？

## 二五 不是濁世的愛

非力居別墅裏只有我和我的朋友瑪麗兩人住。因為沒有下房，僕人與廚子都

寄住在鄰近一家客店裏。有一夜瑪麗喊我道：『伊色朶拉，我不是嚇你，你來這窗前瞧。就是對過那棵樹下，每夜夜深時那人老望着你窗戶。我怕是不懷好意的賊。』一點不錯，那棵樹下真站着一個人朝我的窗戶望。我恐懼得連連打顫。但是一忽兒月光照上他的臉。瑪麗捏緊我的手。怎麼那人是杜得？我們縮進窗戶，不禁失笑。『他那樣子已經一禮拜了，』瑪麗咬着我的耳朵說。我叫瑪麗等着，自己披上一件衣服輕輕走到杜得站着的那兒。『親愛的好朋友，』我說，『你真那麼愛我麼？』『是，是——』他吃吃的說，『你是我的夢，你是我的聖塔克拉拉。』我一點都不明白什麼意思，以後他才告訴我他那時正在寫他的第二部巨著，聖法蘭西斯傳。第一部寫的是彌乞安琪羅傳。他那時正在自己體會聖法蘭西斯，想像我是聖塔克拉拉。我帶他上樓，他像是睡在夢裏，一雙眼滿溢着祈求與光亮。我凝着他的眼時，突然覺得自己已被升化了，覺得隨着他歷遍了光采四射的天界。這種愛的狂喜我從未感覺過，我只覺得有一種非言語可形容的至善幸福佔

據了我。我倒在他手臂裏。醒來時他吻我的眼，吻我的額，他的吻不是濁世熱情的吻，就是等到天亮分開時，就是以後每夜來別墅裏時，杜得對我總沒有一點濁世的行動。我的靈魂只是隨着他眼裏的光彩翔入天界。

## 二六 赤火熬煉的愛感

柏林的舞隊開始在白羅蒔演習威根納的歌劇，在想了燈的劇場裏，我靠近杜得坐在一起傾聽巴西發的序曲，那時我身上每一條神經裏的快感尖銳到極點，連他臂膀的微細接觸都使我受不了狂喜的激蕩，使我暈亂在甜蜜的，醋人的，痛心的悅樂裏。我喉嚨間被快樂掙刺得直要望外喊，我腦袋裏像是疾轉着千萬團光燄的火圈。只覺得他那瘦手屢屢揪着我嘴唇，抵住我嘴裏哼出的呻吟聲，呼豨聲。我混身的神經刺戟到無可刺戟時，我不知道是悅樂還是苦罪。這境界兩樣都全

了，我一心要跟着劇裏的武士安覆他大聲喊，跟着孔麗尖聲叫。

杜得夜夜來非力居，可是他從沒有像情人一樣的抱弄我，也沒有貪圖過鬆解我的舞袍，觸撫我的奶，或是撫摸我身上那一部；雖然他知道我的一切只屬於他一人，隨他怎麼擺佈都成。在他凝視下會有多大情緒我不知道，因為那種狂情的感覺我忍受不了，我總是暈過去。可是掌握住我靈魂的是他，我祇有去他眼裏凝視，我祇有冀求死。

我的胃口完全敗壞了，夜裏也睡不着覺。只有巴西發的樂曲還能感我哭泣，那就算是我可怕的爱境裏一點子解救，杜得的意志可真堅強，如果他願意的話，他能在狂情的震撼裏澄清神智。他談論藝術時，我只能拿地球上另一個人——詩人鄧南遮——比擬他那時的燦爛。杜得的面貌也有幾分像鄧南遮，他小身材，大嘴，有一雙古怪的綠眼。

## 二七 威根納太太的風度

杜得每天來我處念他的聖佛蘭西斯傳記的稿子，念全部但丁的神曲。他往往念一整夜，第二天日出時才像喝醉酒的人蹣跚着走出非力居。並不是他夜裏拿酒潤了嗓子，醺醉他的是他自己的至上智慧裏的聖液。有天晨間他走出非力居時，驚駭得緊握住我的手，「威根納太太在那兒走來！」威根納太太真的這麼早就往這兒走來。只看他滿臉蒼白，我心想他準是怒不可遏，誰知滿不是這會事。我們前一天爭辯了一點威根納歌劇湯皓色裏的意義，我跳姊妹神狂飲舞一節裏注入的意味，她不以爲是。威太太那夜沒有能睡覺，在威根納遺下的紀念品裏翻出一本札記。裏頭記着一節他那段狂飲舞的旨趣。這位好女人簡直不能遲待，天一亮就承認我是對的。不僅如此，她顫動着懇切地說道：「我的好孩子，的確是大師自

己的神靈感應了你。你瞧這兒他記下的。與你的直覺完全符合。以後我決不再干預，只給你自由駕馭白羅蒔舞蹈的韞轡。」

我的靈魂好像是藝術，酒神，耶穌，尼采，與威根納諸神靈爭辯的戰場。在白羅蒔我的魂靈衝突於花神堡與聖餐杯之間。可是我不能自免席捲於威根納音樂的狂濤裏。

## 二八 大科學家海格兒

郭青自傳

我住倫敦時，曾在英國博物館裏讀過海格兒名作的英譯本，他表達宇宙間的現象那樣的清徹，非常的感動我。我寫了封銘感的信給他，也許這信很引起他的注意，我舞於柏林時，他來了覆信。那時海格兒因為自由發表言論，被德皇威廉逐出柏林。可是我們仍繼續通信。我在白羅蒔寫信邀他赴節宴，在一個雨天的早

晨我駕着雙馬篷車去車站候他，因為那時還沒有汽車。這位銀髯皓髮的大人物下火車了。六十多歲的人還那樣英偉壯健。他穿件口袋樣的奇衣，攜一隻厚氈囊。我們雖係初次見面，也不必尋找，我即時裹在他手臂裏，我的臉陷在他鬍子裏。他全身體散出一種健康的，有力的，如果你許說智慧，那還有智慧的香氣。我們一道回去，非力居早備好一間滿綴鮮花的房間等候他，我趕緊去給威根納太太送這好信。她的冷淡使我驚異。她原是忠實的基督徒。這位宇宙之迷的作者，達爾文後最大的信仰破壞者，在萬花別墅裏得不到熱烈的歡迎。我有意設廣宴慶祝海格兒，遍邀賓客，從保加里亞國王與德皇胞姊妹薩美寧公主起到亨利公主，洪貝亭，亨利杜得諸人。我先頌揚海格兒的偉大。海格兒解釋我的跳舞，以宇宙間一切的真理比擬它，說它是一元論的表現。於是名歌家巴蕾唱歌。海格兒高興得像一個孩子。

## 二九 佛迪南陛下

有夜在萬花別墅裏，報說保加里亞國王佛迪南到了。全室人都離了座，他們輕輕催我站起來。可是我非常的民主，獨自倚坐榻上。俄頃佛迪南問我是誰，走近我來，坐我旁邊，就在一張榻上。很引起全室貴人的竊竊私議。佛迪南立即非常有興趣的談他對於古希臘的愛好。我將創辦學校復興希臘文明的夢說給他聽。他朗聲說：「這意思很美。你快來黑海邊，來我的宮殿裏創辦你的學校。」進餐時我約請他有空去非力居吃晚飯，他答應了。有夜他踐了這約，來非力居過了個很美的夜晚。這次很引起白羅詩的談論，因為我們是在半夜裏談話。其實我們僅僅很天真的坐着談論藝術。我有一個西崽兩撇鬚髭活像德皇，佛迪南的駕臨很刺戟他。托進一盤香檳與三明治時，佛迪南說：「不要，我從來不碰香檳。」瞧見瓶

上的簽條後他說：哦，法國的很好，我是不愛德國香櫛。

非力居裏有榻，有枕墊，有玫瑰色的燈，就是沒有椅子，有些人認它爲魔宮。尤其大歌唱家巴蕾整夜歌唱，我整夜跳舞時，全村人認爲妖窟。白羅蒔同時有一藝術家的舞場名貓頭鷹。整夜有人在內喝酒唱歌，大家不以爲異。就因爲他們穿的是普通衣裳，一切的行爲是人人能了解的動作。

### 三〇 去俄途中

我與杜得雖然很多夜在一起，可是從沒有發生過性的關係。他的一觸一盼，就像給了我愛情全部的愉快。我離白羅蒔後，夜裏竟至不斷有杜得的聲音在耳朵裏叫喚。這時人人都驚異我的纖瘦。我不能吃，不能睡，往往整夜睜了眼躺着，我兩隻不安定的手儘在身上抓揉，想要按捺或是發洩心裏的苦楚，又不能夠。老

的。因為見不到木地，所以  
了反感。所以這冰雪就  
是木地的象徵。做字

的冰雪  
是聽見杜得的眼，聽見杜得的聲音，在這難忍的夜裏我往往爬起來，搭夜車走半  
個德國，只爲去靠近他的一小時。但回來後祇有更受罪。虧得我的經理人與我訂了  
張去俄國表演的合同，打斷這危殆的境遇。柏林與聖彼得堡間僅僅兩天路程，可  
是過邊境時儼然走進另一世界，進了冰天雪地，森林無垠的世界。杜得！杜得！  
他在海得堡向可愛的孩子們講密乞安琪羅的名作，可是我一站站遠離着他，走進  
白，冷，廣大的地土。我還聽見杜得的聲音，不過愈來愈弱了。花神堡的擾人樂  
調，孔麗的哀號，安覆他的怒叫，全都溶凍在冰國裏了。那夜在睡車裏，我夢見  
從車窗裏跳出去，赤身裹在冰雪裏。大心理學家佛中伊特將如何詳我這夢？

### 三一 聖彼得堡恐怖之夜

車子本應四點到聖彼得堡，半途阻於雪塊，直至夜裏四點才到。整整遲了十

的冰雪  
是聽見杜得的眼，聽見杜得的聲音，在這難忍的夜裏我往往爬起來，搭夜車走半  
個德國，只爲去靠近他的一小時。但回來後祇有更受罪。虧得我的經理人與我訂了  
張去俄國表演的合同，打斷這危殆的境遇。柏林與聖彼得堡間僅僅兩天路程，可  
是過邊境時儼然走進另一世界，進了冰天雪地，森林無垠的世界。杜得！杜得！  
他在海得堡向可愛的孩子們講密乞安琪羅的名作，可是我一站站遠離着他，走進  
白，冷，廣大的地土。我還聽見杜得的聲音，不過愈來愈弱了。花神堡的擾人樂  
調，孔麗的哀號，安覆他的怒叫，全都溶凍在冰國裏了。那夜在睡車裏，我夢見  
從車窗裏跳出去，赤身裹在冰雪裏。大心理學家佛中伊特將如何詳我這夢？

二小時。站上沒有人接。一下車知道氣候在零下十度，平生從未經過的冷。踏步取暖的馬車夫不住呵着帶了手套的手。我留下了頭看行李，自己踏去馬車，在深夜裏直驅歐羅巴旅舍。中途突然遇見詩人愛倫坡想像裏才有的恐怖，遠遠走來一隊黑色，悲慘的行列。那是一具具的棺材。車夫緊一緊韁轡，低下頭；在胸前畫十字架。我從黑色朦朧的晨曦裏望出去，混身戰慄，「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得俄語，但是車夫叫我知道了這意思。這些全是前一天的兇煞日（一九〇五年正月五日）在冬宮前飲彈的工人。他們曾爲了妻子女兒的凍餒向沙皇要求麵包。車夫，你停一停！我流下滿臉淚，凍結在頰上，看着這隊悲苦的，走不完的行列過去。可是幹麼趕這天沒有亮葬？因爲怕白天全城瞧見。我喉嚨裏被眼淚壅塞得難過。要是火車不遲到十二點，我決見不着這東西。要是我沒有瞧見這個，我的一生就完全不同。我在走不完的行列前誓爲人民，爲被壓迫的人服務。咳，我個人愛情上的慾望與痛苦是多麼渺小，多麼無聊！要是不能幫助他們，我的藝術有什麼

麼用處。等最後一具可悲的東西過去後，車夫在一聲嘆息裏重又畫一十字，抽馬直奔旅舍。

### 三三一 俄國的貴冑

到俄國後第三夜，我舞於聖彼得堡上流人物聚集的貴族廳裏。那些愛好華麗舞隊的人，如今瞧一個穿漏空紗袍的女孩子舞於一張簡單的藍幕前，在他們該是多麼可怪。我舞蕭邦的悲曲時，想起清晨瞧見的送葬行列，我的靈魂在憤懣裏悲泣。這靈魂撼動那些富有的，掠奪的貴族觀衆發出驚人掌聲，這是多麼可怪的事，第二天有位裏紫貂，戴鑽珥，圍珠練的艷麗女子訪問我，原來她就是大舞家秦斯基。她代表俄國的舞隊來歡迎我，請我去歌劇場看歌舞。晚上一輛襯着珍皮的華貴馬車送我去劇場。爲我留下一間最前排的富麗包廂。我仍是穿着我的白紗

袍與無面屨。在這聖彼得堡的富豪與貴冑間怕很難看，閉幕後泰斯基邀我去她宮邸裏晚餐，我在座間講起要為人民的孩子設一跳舞學校時，彌乞大公得有點驚奇地聽着。我在他們中間準是個極不可了解的人，可是他們都非常熱烈的招待我。

有天可愛的鮑羅娃也來訪問，也為我備一間包廂看她在非常鋪張的吉卜賽的舞隊裏表演，後來去她家裏晚餐，我坐在畫家巴克斯與白諾當中。第一次聽見琪達萊夫，我與他熱烈討論舞的藝術與舞隊的衝突。畫家巴克斯為我畫一張速寫，他又相我的手，指出兩簇十字紋，『你將來有大富貴日子，』他說，『可是你會喪失你世上最愛的兩個人，』那時候這預言對於我簡直是一個謎。

### 三三三 帝俄皇家舞隊學校

在鮑羅娃家裏散宴時，已是清晨五點。她說如果我願意看她工作，請我在這

早晨八點半去。我三小時後到時（我得直說，我那時候實在非常疲乏。）見她正在鍛鍊身體。一位老紳士拉小提琴記着時間，叫她更努力伸屈。他就是著名大師柏帝巴。我在驚愕裏坐了三小時，注視着鮑羅娃的驚人技巧。她的身體像純鋼所製，有極大的彈性。她艷麗的臉上刻畫着殉道者的堅毅紋痕。她不稍停歇，這全部鍛鍊的現象就像是完全將身體的動作與心靈分開，和我的以身體傳導心靈的理論恰好相反，將近十二點時，桌上擺好午餐。鮑羅娃臉色蒼白的坐着，不大吃東西，也不喝酒。我很餓，大量的吃。她送我回旅館後，又去皇家劇院出席排不完的素排。我很疲乏，倒牀上就睡，自慶沒有成不幸的舞隊舞者。

第二天早晨去參觀皇家舞隊學校，瞧那些小學生排着行做酷刑般的操練，她們幾小時幾小時的用脚尖站着；正像慘忍的異教刑罰裏的犧牲者。又大又空的舞室裏，毫無美與靈感可言。每間牆上只掛一大幅沙皇的像。真像是一間間施刑的房子。我這時才十分知道皇家舞隊學校是自然與藝術的大敵。

### 三四 騷西都迷不住的男子

在聖彼得堡住了一星期後，我又去莫斯科。俄國的明淨，多雪的空氣，與俄國的食品醫好了我被杜得的精神戀愛所造成的病。這時我整個的身體渴望接觸一個堅強的人格。我遇見史但尼拉斯基，他正是這樣一個人。他有晚來我旅館後剛要離開時，我將一雙手放在他肩膀上，圍上他堅壯的頸子，將他的頭拉下來湊上我的，我吻他的嘴，他也很柔軟地吻回我。他那時驚慌神氣好像說這就是他最後的希望。我又更拉緊他時，他縮回身子，遲疑地瞧着我說道：「可是孩子怎麼辦？」「什麼孩子？」我問。「唉，當然是咱們的孩子囉！咱們拿他怎麼辦？」他沉了氣接着說，「你知道，我決不願意我養的孩子在外頭長大，我現在的家庭又不許可。」他那付對孩子的嚴肅態度太使我忍不住笑，我大笑出來。他踉蹌地瞪

着我，踉蹌離我跑下長廊。我夜裏雖一想起這事就笑，心裏總很不舒服，很發竄。我那時完全明白了爲什麼有些很有頭腦的人要上不名譽地方去。可是我是女子，不能那樣做，夜裏我祇是轉來轉去不能成眠。許多年後我將這故事講給史但尼拉斯基太太聽。他非常好笑的說：「噫，他是這樣的。他對生活的態度真認真。」

無論我如何進攻，頂多祇有幾個甜蜜的吻。後來史但尼拉斯基離了劇院後不敢再冒險來我房間裏。最後我知道非騷西自己來破他德性的堅壁不可。

### 三五 鄧肯學校

我從俄國回柏林後，決定創辦我久已夢想着的學校。我在柏林的大報上登廣告，說明希望將我那藝術授給千萬的民間孩子，說明鄧肯學校開設的目的是將有

天才的孩子造成這種藝術的使徒。孩子來的很多，我滿不知道怎樣選擇。往往因為孩子的小小一笑，或是瞧見一對可愛的眼睛，就留下了。譬如說有天在漢堡，一個人挾着個大包袱來我旅館，他將包袱放在桌上。我打開一瞅，有一對大眼睛注視着我。這女孩子約摸四歲大，不聲不響，從來沒有那樣沉默的孩子。大人非常性急，直催問我收不。我看看他們倆相似的臉，照常沒有先見的答應收留下來。大人不見了，再瞧不見他。我在漢堡到柏林的火車裏發現這孩子患着重喉炎。一到柏林我們的學校裏，立刻爲他請了兩位看護和一位醫生名何發的，化了三星期功夫才將她救活。何發醫士往往對我說：『你這兒實在是醫院，不是學校。這些孩子全有遺傳病你得費大心養活他們。教跳舞還是小事。』這時期我們的時間全化在選擇孩子，組織學校，開始上課，與規定生活日程上。我經理的警告與建議我全不理會，不想離開柏林。每天五點到七點我教孩子們跳舞。

### 三六 柏林的旋風

我那時在柏林的名望真是大得可驚。柏林人全呼爲神聖的伊色朵拉。甚至傳說患病的人祇要一進我的劇院，病就好了。每天午間你總能瞧見用病榻抬進劇院來的各色各樣的病人。我從沒有改過裝束，還是穿我那小白披袍，赤着腳穿無面舞鞋。來看我舞的觀衆，純粹是沉醉在宗教性的極樂裏。

我有次夜裏舞畢回去時，許多學生蜂擁着解下我車上的馬，曳着我的車子往著名的西格大道上走。他們在道中間要我演說。我立在馬車裏——那時還沒有汽車——向學生們講道：

「世上再沒有比雕刻偉大的藝術。可是你們愛好藝術的人爲什麼允許那些可怕的魔像（指道路兩旁歷代帝王將相的像——譯者）站在你們京城的中間？瞧這

些像！你們是學藝術的。如果你們真是學藝術的，今晚就得拿石頭毀掉他們。藝術？這些是藝術？不是！只是德皇的魔影。」

學生們全擁護我的主張。要是沒有警察在那裏的話，早就將那些像毀掉了。

### 三七 心靈的感應

我在台上跳舞時，向來不注意觀眾。可是一九〇五那年有一晚，我心裏覺得前排觀眾裏有什麼人在那兒。我並沒有抬眼看，也不是聽見誰。只是心靈上感着有那麼個人。下台後有個容貌美麗的人來看我。「你真了不起，」他喊道，「你舞得太好！但是幹麼竊取我的意思？」「你說的什麼話？這些藍幕是我創造的，我五歲就發明了，在這種幕前我直舞到如今。」「不對！這是我的佈景，是我的意思！但是你是我想像裏最合式的人，你是實現我夢想的人。」「但是你是誰？」

『我是愛倫泰萊的兒子。』愛倫泰萊，我理想裏最完滿的女人，愛倫泰萊！……；『你得去我家吃晚飯，』突然我母親說：『你對伊色拉的藝術這麼感興趣，你得一同回去吃晚飯。』於是克萊跟我們一同回去吃晚飯。他非常興趣，意欲解釋他所有的藝術，所有的野心，我很感興趣。可是母親她們一個個睡眼朦朧，漸漸的辭去睡覺。克萊仍是暢談他的劇場藝術，做着手勢形容。忽然他說：『可是你在這兒做什麼？你這大藝術家，死住在這種家庭裏麼？太不對！我是創造你，了解你的人，你屬於我的幕景。』克萊的面貌很像他奇麗的母親。身體雖長，總有點女性的地方。只有他一雙手，指頭寬大，姆指粗方的手，表現着力量。他往往笑着指着說是殺人的手指。『足夠叉死你，我愛！』

我像被催眠了的人。讓他給我披上一件衣服，讓他攆了我的手往大街上跑。他打着他最好的德國話呼街車道：『我的太太跟我(全)要上堡士坦去。』碰了幾個釘子才找着一輛願意去的車。天亮時達到。我們在一家小旅館門前下車，才開

門，我們進去喝咖啡。起程回柏林時太陽已經很高了。

### 三八 兩半個靈魂的凝合

克萊帶我去他的住處，在柏林一座高樓的頂上。屋裏黑色的地板上上了蠟，滿鋪着玫瑰花瓣，人造的玫瑰花瓣。那英俊的青年，美男子，天才，站在我的面前。我全身突然被愛情燃着，合着我兩年來滿弓未發的熱情猛撲進他的懷裏。我遇見了我自己的肉，自己的血。這不是少男少女戀愛，這是兩半個靈魂的凝合。脂肪蘊貼的俗世狂歡，化成最烈性火饑的天神的擁抱。無邊際的歡樂，完滿的歡樂，人間留不住的歡樂。咳，那夜我燒溶的靈魂爲什麼不飛，像白雷客的神仙一般的飛，飛出雲霄，飛進別一個宇宙！

他屋裏沒有牀，沒有搖椅，也沒有飯吃。那夜我們睡地板上。他一錢莫名，

我也不敢回家取。我們想飯吃時，他去賒一份。我躲進去，直到飯擱在房裏後才爬出來分一半吃。我這樣在那兒住了兩星期。可憐的母親走盡了警廳，跑遍了使館，說有人拐走了她的女兒。我的經理也大大吃驚。成羣的觀衆失望而去。沒有人知道爲了什麼事。報上登着大幅廣告鄧肯小姐患了重喉症。兩星期後我們回母親那兒去。說真話，雖則我的感情燃燒得像瘋狂一樣，可是對於吃不飽，睡硬地板也生了點厭倦心。

母親瞧見克萊時她說，「壞東西，滾出去！」她非常嫉忌他。

### 三九 火與電光所做成的人物

克萊是我們這時代裏傑出的天才——像詩人雪萊一樣，是火與電光所做成的人物。他事實上雖沒有經過實際舞台生活，但是沒有他，就不會產生蘭哈，加可

巴，史但尼拉斯基諸名家。沒有他，我們的劇場還是存留在舊式的寫實佈景裏，樹上搖着樹葉，各色房子真有房門開關着。克萊的感情從早到晚沒一刻不在興奮裏，就是早上一起身喝第一杯咖啡時，他的想像就像燦爛的火。也許因為他的眼睛太近視，他在街上走過時，常會突然站住，抽出鉛筆紙簿瞧着一座可怕的德國式新式建築作一素描。畫好時直像埃及的坦得拉廟。他不是極端的歡樂，就是極端的憤怒。他憤怒時滿天都失了色，叫人喘不出氣。不幸他憤怒的時候愈來愈多。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人談論佈景與作品。老爭執至默然不歡。於是我總覺醒過來說：『噫，好人，我得罪了你麼？』他說：『得罪？噫，沒有的事！女人全是可惡的討厭東西。你也是可惡東西，擾亂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於是她走出去，使勁碰上門。

我的命運使我吸引這天才的大愛情。我的命運使我調合他的愛與我的事業，使其一同繼續。可是終不可能。經過了最初幾星期的熱狂戀愛以後，克萊的天才

與我的藝術上靈感衝突到極點。『你幹麼還繼續下去？』他常說，『幹麼你要去台上舞動手臂？你幹麼不留在家裏替我削鉛筆？』

#### 四〇 闊太太們的意見

姊姊伊麗沙白曾爲我們的碧林學校組織一董事會。會裏的董事全是柏林有名的，高貴的婦女。她們聽見我與克萊的事以後，給了我一封全體具名的嚴辭吐責的信。說這學校的領袖人對於道德的觀念如此敗壞，他們上流社會的好人不能再做這學校的保護人。她們推大銀行家滿台松的太太送這封信給我。滿台松太太走進來後不很安定的看着我，突然哭出來，將信扔下地板，兩手抱着我哭道：『別以爲我在那倒楣的信上簽過字。她們不願再做這學校的董事。只不過還信任你的姊姊伊麗沙白。』

伊麗沙白有她自己的主意，不過她不公開。所以我知道這些闊太太們的信條是只要你不說出來，就好了！我索性假座斐爾哈蒙廳公開講演，題目是用『自由藝術的跳舞』，末了談論婦女隨意戀愛，隨意養孩子的權利。這講演很引起些誹謗。一半聽衆同情我；一半聽衆作蛇聲嚇我，捧東西上台擲我。到最後不同情的一半人退席。還有一半留下來大家很有趣的辯論婦女問題。

#### 四一 春天在北歐

春天到了。我履行合同去丹麥，瑞典，德國各地表演。這次是完全因爲存款已經供給學校用完，不能維持下去。一到丹京，最叫人驚奇的是街上大踏步着的婦女。她們的臉色聰明愉快，像男孩，黑髮辮上覆着學生帶的小帽。我從未見過如此可愛的女孩子。他們告我說，這是第一個婦女獲得選舉權的國家。瑞典京城

裏的觀衆非常的熱烈。體專女生連跳帶跑地擁着我的馬車送我回家。我參觀她們學校，但是不十分滿意。瑞典的體育訓練，祇以造成強健堅實的身體爲目的，太疎忽有生命，流動的人性方面。他們祇知道發展肌肉，不顧到想像與心靈。我參觀時將這意思講給學生們聽，可是她們好像不大懂得。我在瑞京斯德哥爾摩時，曾請我很欽仰的史得林伯來看我跳舞。他回信說從沒有出過門，他恨人類。我特地爲他留一座位，但他始終不會來。我在瑞典獲得成功後，取水道回德國。船上身體很不舒服，我知道暫時再不能去什麼地方。無論如何，我要孤獨的生活，遠離開人類的視線。

六月裏我回柏林略一探視學校後，就去海牙。從海牙我又到靠近北海邊的諾威克小村。我在那兒租一座名叫瑪麗亞別墅的房子住下。從這兒到無論那個城市，總有一百多英里遠。請了位鄉大夫預備着。從諾威克到最近的鄉村卡威克是三基羅米突遠，我每天得來回走一趟。在瑪麗亞別墅裏住了六七八三個月。

## 四二 當我懷了孕的時候

克萊不能安定，忽去忽來。可是我不再是一個人。有孩子的現象愈來愈顯著。我的大理石一樣美的身體如今變軟了，破壞了，脹開了，失形了。神經愈精細，腦經愈敏銳，受的罪愈大。這是蒼天不仁的報復。夜夜失眠，時時痛苦。可是也有時候歡樂，無邊的歡樂。每天我在沙灘上漫步，從諾威克到卡威克，一邊是連天的海浪，一邊是無垠的沙丘，我那時非常的歡樂。這海邊上有時候風日溫和，有時候風狂浪大。一起暴風時，瑪麗亞別墅整夜簸動，好像海裏的一條船。我有時候獨自在海邊胸懷裏充滿了力量與勇敢。我覺得身上未出世的小生命是屬於我一個人的。可是有時候當那天色黯淡之北海寒浪怒吼時，我立時喪盡了勇氣。我覺得自己是一條可憐的孤獸，在深邃的陷阱裏掙扎。用盡力量想逃去那

兒，逃去慘淡的海浪裏也好。我雖則用力奮鬥過這種情緒，但是它總有時候纏着我。我又覺得許多人在遠避着我。母親在幾千里以外，克萊也是奇遠。那些受罪的日子過得多麼慢，那些星期，那些月份。八月裏有一位看護後來變成我最好朋友的季瑪麗來陪我一起住。她給我極大的安慰。但是恐懼愈加襲擊我。自己告訴自己，女人全養孩子的。我祖母有八個，母親有四個。但是沒有用，還是怕。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痛。怕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的可愛的身子，在我驚訝的凝視下愈脹愈大。我的堅實的小乳房長大了，變軟了，垂下了。我的輕捷的腳如今變得遲鈍，踝骨隆脹，臀骨疼痛，我的可愛的，天神般的，青春的身樣上那兒去了？我的野心呢？我的名器？我真覺得憂愁，喪氣。這生命的玩笑開得太大。可是我想起孩子就要出世時，一切痛苦的思想都停止了。每天半夜裏過的時間太慘酷，朝左面睡，受不住心房的窒息。朝着右面，也是不舒服。最後仰起睡，又受着小孩簸動的罪。我試將一隻手貼在身

上送信給孩子不要動。整個夜裏就是這樣受罪。

有天我在巴黎認識的好朋友賈斯玲突然來看我，答應陪我一塊住，我非常驚喜。有一下午我們圍坐喝茶時好像有人突然在我背中心猛擊一下，以後就是可怕的疼痛，又像有人拿錐子錐進我的脊骨，使勁想錐開它。一陣痛完又是一陣。她們告訴我這種痛苦不久就會忘記，但是我祇有閉了眼哼嘆。這種難以形容的痛苦繼續了兩天兩夜。到第三天早晨，醫生取出一把大鉗子毫不施一些麻藥就開始屠宰。那種痛苦我想除掉壓在火車下以外，再沒有什麼能夠比擬。這種痛苦不止前，再別跟我提起什麼婦女運動，什麼參政運動。

### 四三 母愛的偉大

唉，可是瞧這嬰孩，真是驚人的美。活像一個下凡的愛神。藍眼睛，長長

的，櫻色的頭髮，日後變成金色的鬚圈。尤其神奇的是她那沒有牙的嘴在我的奶上尋找，吮吸，啜飲出奶。孩子的嘴咬着奶頭，奶水流出時，做母親的常說過有怎樣的感覺？這張猛烈的，咬人的小嘴，正像是情人的嘴一樣。接觸情人的嘴也會叫你想起孩子來。

唉，女人，祇要這奇跡存在時，咱們要做律師，畫家，雕刻家有什麼好處？如今我知道這比男人的愛情更大的愛了。這小生命吮吸，號哭時，我全身都震撼，不知如何好。生命，生命！給我生命！唉，我的藝術呢？我要什麼藝術！我覺得自己就是上帝，比一切藝術家都高。

最初幾星期，我總是陪了睡在臂裏的孩子一塊躺着，留心看她睡。有時候睽見她眼的注視，我就覺得像是知道了生命的意義，知道了愛。什麼字能形容我的歡樂？我不是著作家找不出字來！最後我們帶着孩子偕着好友季瑪麗回碧林去。我對伊麗沙白說：「這是咱們最小的學生。」人人問「咱們叫她什麼名字？」克

嘯想個極可愛的愛爾蘭名字，多多。多多！愛爾蘭親愛的神靈。我們就叫她多多。

#### 四四 幹旋在兩大天才之間

柏林大銀行家滿台松的太太有次請我們去爲狄翠（鄧南遮戲劇賴其扮演而享盛名者——譯者）跳舞。狄翠是我熱愛的偶像。我給他介紹克萊。她很稱賞他的劇場意見。不幾面就邀我們同去翡冷翠，請克萊去替她設計易卜生羅斯摩莊一劇的佈景。我非常歡喜。世上我最摯愛的兩大天才如今相遇了。狄翠不懂英文，克萊不懂意文也不懂法文。我爲他們繙譯。可是他倆初次討論時就有點抵牾。我切望他們偉大的作品產生，不能不對他們繙些謊話。

在羅斯摩莊一劇第一幕裏，易卜生所描寫的客室是「佈置得很舒適的舊式樣

子」，可是克萊覺得要將屋子內部設計成埃及式的大廟，天花板如入雲霄，牆壁深遠廣闊。祇有一處不像埃及及廟，就是盡頭處的那座大方窗戶。依照易卜生的描寫，窗內看出去是老樹夾道的一條古路，直通庭院。可是你依着克萊設計的看，外面是如火如荼的黃紅綠景色，只摩洛哥才有這種地方，決不會像舊式的庭院。狄翠不安地說，「我覺得這是小窗戶，不應該那麼大。」克萊用英語大聲吼道，「告訴她不要什麼女人干涉我的作品！」我對狄翠繙道，「他說他很欽佩你的意見，準依着你的意思做。」於是我又向克萊繙狄翠的抗議道，「狄翠說你是大天才，她不用給建議，你計劃什麼就是什麼。」這種累贅的談話有時繼續至數小時之久。我的休養期間變成極痛苦的時期。但是我想到羅斯摩莊一劇的產生，克萊給狄翠創造佈景時，再犧牲點也是值得的。

## 四五 克萊與狄翠

克萊將他自己關在劇院裏，開始排着幾十罐油色，擎着大筆刷畫佈景。他在意大利找不着懂得他意思的工人，找不着合適的布框，他僱了一隊意國老婦人在台上照他的意思縫製框子，年青的意大利畫家們在台上跑來跑去照他吩咐的做。克萊他長髮飄灑，大聲指揮。一時拿筆刷刮油色，一時登上歪斜欲墮的梯子。他整日甚至整夜不出院門，不出來吃飯，要是我吃飯的時間不送點東西進去，他整天沒有什麼吃。他發了一道命令，『不許狄翠進劇院。要是她來，我就趁車走。』可是狄翠非常想看看到底在怎麼進行。想法不讓她進去是我的責任。我總是邀她去花園裏長長的散步，情可愛的雕像與芬芳的異花去平靜她的神經。

狄翠去看全部佈景的日子到了。我在約定的鐘點去她旅舍。她的神經極度緊

張，我怕總有一分鐘要爆發。她裹着一件櫻色的皮大衣，戴一頂櫻色皮帽子，像俄羅斯哥塞克的歪戴着。狄翠雖然正當燦爛時代，但是依照她設計時裝的朋友的忠告，決不能穿時式服裝。她穿的衣服總是邊高邊低，帽子總是皺的。她的衣服無論怎麼貴重，不好好穿在身上，總像掛着。

#### 四六 易卜生也會目定口呆

經過了幾小時蹇蹇的時間，狄翠再抑不住，我覺他立刻就發作時，幕慢慢升了起來。噫，那呈現在我們驚疑的，喜極的眼前的，我能拿什麼字眼來形容？我不是說過埃及式的廟麼？沒有埃及廟，沒有峨德的教堂，也沒有雅典的宮殿比得上它那美。你的靈魂經過了無限的藍空，天籟的調和，上升的線條，天庭的高遠後，那大窗子的光亮吸住了你。你往外瞧！不是夾道古樹的小路，是無限的

宇宙，箇裏是思想，是靜禱，是世人俗世的煩惱。這藍空開外是極樂，是狂喜，是他想像的奇蹟，這是羅摩松府第的住房麼？我不知道易卜生在時會怎樣想。大概也會像我們一樣——目定口呆。狄翠的手緊捏着我，她的手臂圍上了我，眼淚流下她美麗的臉。我們互相緊抱着——她是出於藝術的崇仰與歡樂，我是因為聽見她歡喜後解去了一身的重擔。她攙着我的手直拉我上台。站在台上用了她那獨有的聲音喊道：「戈登克萊——來！」克萊順着邊箱走去，像孩子一樣的羞澀。狄翠拿手臂裹住了他，唇上跳出一串熱愛的意大利字，快得我趕不上繙譯。克萊並沒像我們一樣感極而涕，不過靜默了些時，在他就是極大的感情的表示了。

狄翠喚出了後台的劇團，很熱烈的向他們說：「我的命運叫我找着這位大天才戈登克萊。我以後就祇打算將他偉大的作品呈現給世界。」她又提起近代劇院的總傾向，近代的佈景與演員生活的近代觀念，克萊的天才與劇院偉大的新復活。

## 四七 苦戀裏的救藥

我摯戀克萊，我拿了全部的熱忱愛他。可是我知道分裂終不可免。但是我那時已到了有他不能生存，沒有他也不能生存的境界。有他吧，就是甘願放棄我自己的藝術，我的人格；也許竟是放棄生命，放棄理智。沒有他吧，我就永遠沮喪，妬忌心害苦了我。半夜裏克萊睡在別個女人懷裏的景像，時時在夢裏襲擊我，直到使我不能安睡。克萊向女人講他的藝術，她們睜着愛慕的眼看他——克萊喜歡了別的女人——他愛撫她們——他說：『這女人叫我喜歡，伊色朵拉是不可了。』這些景像時時逼我瘋狂，使我失望。我不能工作，不能跳舞，不管社會是否愛好。這情形我知道不能再拖下去，或者是克萊的藝術，或者是我的。要是放棄我的藝術，那是不可能，我會抑鬱而死。我得找救藥。救藥來了。

有天下午，一個漂亮，溫文，年青，貌美的人走了進來。他說：「朋友們都叫我瓶。」我說「瓶，好漂亮的名字，你是藝術家麼？」他否認說「噫，不是！」好像我冤枉了他什麼。

「那你有一個大理想麼？」

「噫，沒有，我什麼理想都沒有，」他說。

「但是生活裏有什麼目的麼？」……「一點沒有」

「但是你平常做的什麼事呢？」……「什麼也沒做」

「但是你一定做的。」

「哦，」他想了起來了說「我收集了很多十八世紀的鼻煙壺。」

#### 四八 「你們沒有結婚」

我訂了去俄國表演的合同。不但去北俄，還去南俄去高加索，是一個遙遠艱苦的路程。『你跟我一同去俄國麼，瓶？』他立即回說：『噫，我很愛去，不過就是母親在這兒。她倒還不要緊，只是還有一個人。』——瓶紅了臉——那人很愛我，恐怕不許我去。『但是我們能偷偷的走。』於是我們約好等我在荷京第末天表演後，預備一輛汽車候在台旁門口，載去鄉間。叫我的丫頭帶了行李趕快車先走，我們去第二站上。那夜重霧，路是沿着河的，車夫不肯開快，他說：『危險哪。』但是這危險那裏比得上被追趕的危險。瓶突然看着後頭喊道：『我的天，她追我們哪！』我不需要解釋。『她恐怕帶着手槍，』瓶說。我向車夫說：『快，快點！』他只指指霧裏一條光，是河裏的水。但是他到底避過了追車。到了車站。投宿旅館，已經是夜裏兩點鐘。旅館守夜人提燈照照我們的臉。

『一個房間，』我們一齊說。『一個房間——不對，你們結過婚麼？』

『結過，結過』我們回答。『噫，不不，』他粗聲哼道：『你們沒有結婚，

我知道。你們很運氣。」他不管我們怎麼辯護，將我們分開兩頭的兩間屋住。他將燈放在膝前，惡作劇地整夜坐在中間守着。有時我有時瓶，從房裏伸出一個腦袋來時，他舉起燈說，「不，不，你們沒有結婚，不可能！不，不。」

#### 四九 王爾德理想裏的人

一到彼德堡，脚夫打車上搬下十八隻箱子，全貼了瓶的名記。我喘着氣問：「這是什麼？」「噫，這是我的行李，」瓶說。「這放領帶，這放襯衫，這些放衣服，這些攔皮鞋。這一隻放特置的皮坎肩，好上俄國穿。」

在歐羅巴旅舍裏，瓶一忽換一套衣服在人家驚羨的願視裏跑下寬梯。他是海牙時樣的冠冕。荷蘭大畫家范佛來替他寫照，畫鬱金香做背景——金色的鬱金香，紫色的鬱金香，玫紅的鬱金香！其實他的容貌就有春光裏鬱金香的鮮艷。他

的金黃的頭髮是金黃鬱金香，他的嘴唇是玫紅鬱金香。我在他懷裏時覺得自己是薄漾在孤朵鬱金香裏。

瓶貌美，沒有智慧相。他的愛情給我王爾德所謂「寧願片刻歡，不欲萬古愁」的意味。瓶給我的歡樂是片刻的，是純粹愉快的愛。我這時候正需這種愛，否則我會神經衰弱。瓶給我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他對什麼事都不嚴肅，總是蹦蹦跳跳的。我忘掉了我的積鬱，跟着他快活地過。結果我的跳舞蓬勃着新的生命力，新的歡樂。這時候我創作「音樂時間」舞。實在就是瓶的跳舞。每夜俄國的觀衆總再要求跳這舞至五六次。

## 五〇 去地中海邊

我們的學校，在德國找不着供給的現象愈來愈顯著。德國皇后的意向真夠清

真。她每逢參觀雕刻家的作品時，先打發總管拿布遮住所有的裸體像。我偕伊麗沙白帶二十個孩子去俄國，可是俄國的皇家舞隊根深蒂固，沒有變化的可能。我們又去英國。英國觀眾視我們為漂亮的消遣品，沒有根本基金的幫助。等我打美國回歐洲時，伊麗沙白帶了我自己的孩子和二十個生徒來巴黎看我。我的收入全化在教養四十個孩子身上，我還周濟人，這膨漲的學校眼看難於供給。這時一半在巴黎，還有二十人留在柏林。有次我向伊麗沙白笑着說，如果我們的學校要繼續，非找個財主不可。

有天早晨我的丫頭拿進一張聞人的名片。「請他進來！」我見了他第一個念頭就是俠士羅漢林。他說：「我欽仰你的藝術，你開學堂實行理想的勇氣。我來幫你的忙。譬如說你能帶着舞孩去海邊麗馥辣的別墅住，去那兒創作新舞麼？一切費用不用你擔憂，全由我來。你貢獻了大工作，該累了。讓我擔負吧。」不幾天頭等車子載着我們的小隊伍去海邊的陽光下，他穿一身白，容光煥發的來站上

接我們，帶我們去海邊別墅。他指海裏一艘白翼遊艇向我們說：「那船名叫愛里西亞夫人號，可是如今咱們也許要改叫它愛爾立斯了。」

## 五一 女人的敗壞

我太年青，太質樸，不懂得顧慮人家的心理。我不斷向他講我生活的意義，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斯，世界的改造，沒有想到給人多壞的印象。這位宣稱愛我的勇毅與氣度的人，發現他帶上遊輪的是一個熱度很高的紅色革命家，愈來愈驚恐了。有夜他問我最愛那首詩時，我給他念惠得曼的大路之歌。「多拙劣！」他喊說：「這入一定餓死的。」我向他說：「你不懂麼？他有自由美洲的幻覺。」  
「狗屁幻覺！」他說。我突然覺得這位的美洲幻覺是幾打替他造福的工廠。可是他這類口角之後，我總倒在他懷裏，在他粗魯的愛撫下忘掉一切。這是女人的敗

壞。

我們坐了瑰麗的遊輪在蔚藍的地中海裏航行。寬闊的甲板，桌上列着晶光銀色的餐具，還有多多她披了小白袍載歌載舞。我當然很歡樂，可是我時時想起船引擎間裏的火夫，船上五十個水手，船長與伙伴。這些巨大的耗費只爲了兩人的歡樂，這些日子我心裏下意識的學得不安。那種窮奢極欲的生活，無盡的宴樂，將人生無意識的付與歡娛，與我早年慘痛的奮鬥格格不入。我立刻應該繼續我偉大的事業。我的武士羅漢林，你也要來參加這大理想！

## 五二 財富與憂愁

他在巴黎有一所奇特幽黯的屋子。他帶我去。在路易十四式的華麗牀上，我初次知道神經與感覺能興奮到什麼地步。我在巴黎城裏嘗遍了真正好的飯店，他

們對羅總是一躬到地的像帝王般侍候他。無論那家旅舍的執事，那處調味的名手，都爭先恐後的去博他歡喜。他也真像帝王一樣的給錢。我初次知道各古德雞與新柏勒雞不同的滋味；黃雀，蕨菇，鮮菌有多少種不同的珍奇。我的神經這時候全靜止在舌尖上，覺醒在滋味間。我也知道了什麼年的酒最芳冽適口。我並且開始考究衣服，甚至帽子的質料，顏色與式樣。造訪時裝設計者。我以前老是一襲小白披袍，冬季毛製，夏季紗製。但是現在定做美麗的服裝穿。只有一點理由可以說得過，就是這位製衣人不是尋常的工匠，他是個天才，名叫保羅博哀。他給女人設計的服裝，就像是創造的一種藝術。可是我是從神聖的藝術轉到濁世的了。

一切的歡樂也有它的反動。我們有時候總感着那厭煩的神經衰弱病。我記得有天早晨跟羅漢林在外散步時，瞧見他臉上呈現一種大異常日的悲色。後問他什麼緣故，他說：「總是我母親在棺材裏時的臉，去那兒都忘不掉。大家免不了

死，活着有什麼好處？」於是我知道財富與奢侈也不能使人忘憂！

### 五三 先試三個月結婚生活

海藍日麗，萬物正欣欣向榮時的五月一日，我的兒子出世了，多多跑進房來，她小臉上呈着早熟的母性說：「噫，多可愛的小孩兒，母親，你不必擔憂，我總拿手臂抱着他。」她後來臨死時，堅硬了的小白手臂圍着他時，這話又鑽進了我的記憶。人們爲什麼要喊上帝？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話，這些他全不感覺麼？可是這時候我又住在海邊，手臂裏睡着一個嬰孩。

夏季裏羅打算正式結婚，雖然我告訴他我是反對結婚的。羅提議先試三個月，於是我們去帝望鄉，他在那兒蓋有一座堡宅，是照着凡濱賽與翠瀾宮造的，有無數臥室浴室與扈從，全由我管，車間裏汽車十四輛，岸下遊輪一艘。可就是

是天天下雨。英國的夏季整天是雨。英國人好像不大理會。他們早晨起來吃雞蛋火腿麥糊。於是穿上雨衣去濕淋淋的野外，到中飯時回家吃許多道菜。從飯後到五點好像是忙於作函的時間，可是我深信他們是在睡覺。五點他們下來吃茶，預備着許多餅乾麵包奶油紅茶果醬。茶後整備作白理其菓子戲，直到夠時候去做一天裏真正要急的事——易晚禮服晚餐。太太們忙着穿領腔極低的衣服，老爺們穿硬板襯衫，去消耗二十道菜的晚餐。飯後他們略談談政治或是哲學，直到可以睡覺的時候睡覺去。你看這生活能使我歡喜麼？兩星期後我簡直忍受不住了。

#### 五四 鄧南遮的失敗

我因為敬仰狄翠的緣故，許多年不願見鄧南遮。我猜想他待錯了狄翠。有一個朋友不管我的拒絕，帶了鄧南遮進來。我雖係第一次見他，可是瞧見這麼電光

與磁石做成的特異人時，不由得喊道：『歡迎歡迎，你真是可愛！』

一九一二年鄧南野在巴黎遇見我時，他打算征服我。鄧南野要與全世界的有名女人戀愛，他要俘虜她們。可是我因為狄翠而抵禦他，恐怕是全世界惟一抵抗他的女子了。鄧南野戀愛女人時，每天清早必定送她一首小詩一朵小花，我每天早晨八點光景，總接着這麼一朵小花。有夜（那時我在靠近擺偏飯店那條街上有所習舞室）鄧南野帶着奇特的音調說：『我半夜裏來。』我跟一個朋友佈置了一天。將房間裏擱滿了弔喪用的各種白花，燃着無數的白燭。他來了，我們請他在墊得很厚的褥椅上坐，我先爲他跳舞。以後就將白花鋪在他身上，將燭支圍在他四周。我徐徐的踏蕭邦的送葬曲，於是一支一支的吹熄蠟燭，只留他腦門前與腳尖頭兩支亮着。他好像被催眠了的躺在那兒。我還是跟着音樂徐徐前進，又吹熄了他脚前一支。我正很嚴肅的走去他頭前時，他恐怖得大叫一聲，跳出來望外就跑，我和琴師不禁大笑。

## 五五 『每夜十二點來』

大戰那幾年，我去羅馬住在瑞金那飯店時，剛巧鄧南遮住間壁。他每夜總是去嘉蒂賽侯爵夫人那兒晚餐。有夜她請我吃飯，我去後就在外廳坐着等她出來。突然聽見有人向我說一串極難聽的粗話，四面一瞧是隻綠鸚鵡。我見他腳上沒有鎖鍊，跑進旁邊一間客室坐着等。突然聽見『啊啊啊啊』的聲音，是一條大白狗。我見他頸上沒有掛鍊，又跳進另一間客室。這間屋鋪着白熊皮的地毯，牆上也是熊皮。我坐下等候侯爵夫人。突然又聽見嚙嚙的聲音，低頭一瞧，籠裏一條印度大毒蛇正仰首向我睨。我又跳進了另一間屋。這間屋滿鋪着虎皮，裏頭有隻大猩猩正張嘴露牙。我又衝進了另一間屋。那是間飯廳，看見了侯爵夫人的秘書。最後她下來吃飯了，穿着透明的金黃睡衣。

「我知道您很愛動物。」

「噫，是的，我非常愛他們，尤其是猴類。」飯後我們回那間有大猩猩的客室裏坐。她叫人去請她的占卦的來，占卦女人來了。後來鄧南遮也來了。鄧南遮非常迷信。他很信占卦人的話。占過卦，我們一道回旅館，鄧南遮向我說：「每夜十二點上你房裏來。我征服了全世界的女人，可是還得征服伊色朶拉。」於是他每夜十二點來我房裏。我向我自己說「……………我要做世界上唯一抵抗鄧南遮的女人。」

## 五六 鄧南遮的金魚

95

我不知怎麼好，總只是徐徐的領他回自己房去。如是者三星期。後來我心裏慌亂得只能跑去車站，趁車離羅馬。他時常的問：「你不能多喜歡我點麼？」

翠濃飯店裏，鄧南遮有條非常寵愛的金魚，養在隻極好的品缸裏。他時時去喂它，和它講話。金魚也震震鱗翼，張嘴閉嘴，好像和他答話。有次我住在翠濃時，問旅館的執事人道：「鄧南遮的金魚呢？」

「唉，小姐，慘得很！鄧南遮上意大利時，關照我們替他當心。他說『這條金魚太接近我的心。它是我全部幸福的象徵！』他常打電報問『我所愛的阿朵拂士好麼？』有天阿朵拂士沿缸遊得更慢後，不再問鄧南遮的信了。我取了出來，扔出窗去。可是鄧南遮來了電報：『覺阿朵拂士不適。』我回他一電：『阿朵拂士已亡，昨夜死。』鄧南遮回電說，『葬花園內，立墳墓。』於是我找條沙定魚裹着銀紙葬花園裏，立一十字架，上書阿朵拂士之墓。鄧南遮回來了。他問『阿朵拂士的墓呢？』我指給他看花園裏的墓。他供着許多鮮花，站着哭了好半天。」

## 五七 「彈蕭邦的送葬曲」

那時候音樂家史甘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大的安慰者。他做個個人的榮譽與成功，只以替我彈琴爲樂，他愛我的藝術。一九一三年正月我們一道去俄國表演。抵吉夫後，我們在晨光裏趁雪車去旅館。那時我剛從睡夢中醒來不久。突然瞧見道路兩邊列着棺材，不是普通的，是小孩子的棺材。我捏緊史甘的手。「你瞧。」我說，「小孩子完全——全都死了！」他說：「並沒有什麼東西。」

「什麼？你瞧不見麼？」「不是，路兩旁只是堆着的雪。多奇特的目眩！在太疲倦的緣故。」那天我去洗俄國浴安靜神經。俄國澡堂裏將長木板一級級排排熱室中。我躺在其中一級上，熱氣突然將我衝暈過去，從板上掉下大理石地。

「你今晚不能去跳了——寒熱很高——」  
「可是我萬不能使人失望。我非去劇

院不可。」這夜臨跳完時我向史甘說：「彈蕭邦的送葬曲」『爲什麼呢？』他說，「你向來沒有跳過。」我懇切的要求他彈起來。我跳手臂裏托着她的死屍，遲疑地，徐緩地，走向最後安置處。我跳降下墳墓，靈魂最後超脫肉體的桎梏，升，升向光明處——復活。我跳畢幕閉時，滿場呈着奇特的寂靜。「別再叫我彈了，」史甘臉色蒼白發着抖說：「我經驗過了死，我嗅着了送葬的白花味，瞧見了小孩子的棺材——棺材——」

## 五八 妖神的領土

我在巴黎時，將舞舍佈置成熱帶的花園。將兩人用的桌子分別藏在濃葉異樹間，好安排我知道的那些有情人在一處。妻子方面很有因此掉眼淚的。來客都穿了波斯式服裝，在吉卜賽樂隊下跳舞。我的舞舍像一座教堂，裏頭四圍張着十五

米突高的藍幕。上頭有一小間精室，博哀將它設計成妖神隲西的領土。室內金鏡裏反映着牆面黑貂色的天鵝絨幕簾，黑地氈，一張東方精繡物鋪墊的華榻。窗子是密封的，門是奇特的。這小屋夠美麗，夠迷人，也夠危險。博哀說的對，在這屋裏會有異樣的感覺，說異樣的話，與在教堂式的舞舍裏不同。這夜兩點鐘，正當賓客如醉香賓橫流時，我和白塔衣坐在這屋裏榻上。他向來對我像兄弟，可是這時候說異樣的話，做異樣的動作。羅一進來從無窮的鏡子反映裏瞧見我們坐在榻上，他轉身跑下去，向賓客們說起我，說他就動身走，永遠不再回來。我的喜劇情緒轉成了悲劇的。『快點，』我向史甘說『彈伊色而特之死』，否則此夜虛度了。『我立刻脫掉繡袍，換上白的，直跳到天亮。羅一直沒有能信我們的無辜，立誓永不見我。最後他只答應在汽車裏見一次。他在車裏不斷的詛咒我。突然停了嘴，推開車門，將我推入黑夜裏。』

## 五九 莫札的仙童

我去俄國時，曾將孩子交給伊麗沙白。這時到了柏林，他們仍回我處。精神身體都非常的好。我們回巴黎的大舞舍去住。我往往不給多多知道。偷看她在大藍舞室裏自己作舞，聽她帶着可愛的孩子聲音說：「現在是一隻鳥，在雲裏飛，飛得這麼高——現在我是一朵花，那麼，那麼仰頭看鳥。」巴趣也開始學跳，只不過不讓我教，他總很嚴重的說「不，巴趣要跳巴趣自己的舞。」

我和這兩孩子不僅在血肉上分不開，我們有更高的，甚至超人的藝術之帶繫住着。他們全非常嗜愛音樂。每當史甘彈琴，或我練習時，他們總要求坐在室內。那種十分注意，非常靜默的臉，有時使我恐懼——如何這麼小就顯露如此嚴重的注意。記得有天下午大藝術家蒲葛諾彈莫札曲時，兩個孩子跛着腳輕輕進



來，分立在鋼琴兩側。等他彈完時，一齊將頭倒在他手臂裏，凝視着他的臉。那種仰慕情形很使他吃驚。他喊道「那兒來兩個仙童——莫札的仙童——」他們笑着，一齊爬上他膝蓋，將臉藏他鬍子裏。我凝視着這美麗的一團，心裏溢着深切的情感。要是我那時候，就知道他們三個全會離「往者無一還」之地那樣近時，我又將如何。

## 六〇 死亡的幻象

那時的環境雖似幸福，可總覺精神上有奇特的壓迫——一種不祥的預兆。我忽然半夜會驚醒。我亮一盞夜燈。有夜在燈光朦朧裏瞧見牀前那門上的黑雙十字，現出個人像，裹着黑紗，慢慢移近牀腳。憐憫地凝視着我。我初次遇見這架異，從此夜裏常出現。有夜在保優太太處吃飯時，將這事告訴了她。她立刻

電召她的醫生。我將異象告訴醫生，他說：『你的神經顯然弛張過甚，得去鄉下住些日子。』我說：『我在巴黎方有合同拘束。』『那麼，去凡爾賽——那兒空氣於你有益，又離巴黎很近，可以趁汽車來往。』於是我和兩個孩子收拾了幾隻皮包去凡爾賽。

第二天早晨在翠濃飯店醒來時，一切恐怕與惡兆都沒有了蹤影。醫生的話不錯，我需要鄉村。可是，咳，要古希悲劇裏的合唱隊在那兒，他們會告訴你不幸的烏啼拍斯王的例子；我們走向相反的道路以避免災禍時，我們正走去災禍的路。如果我不去凡爾賽逃避死的幻象，他兩個孩子不會在三天後死於那條路上。

我老忘不掉那夜在巴黎的跳舞。那時我不是個人，是一團歡樂的火簇。突然好像多多與巴趣非常歡樂的坐在我左右。我跳時從這邊望到那邊，看見我們光輝的笑臉，孩子的微笑，我的脚一直不疲乏。羅漢林突然在那次舞後來看我。好像很受我那次的舞與我們會見的感動。

## 六一 生與死

羅突然來電話要我帶孩子上城，他已經四月沒有聽見他們，我很高興，他這次也許可以回心轉意。他湊着多多的耳朵將這消息告訴她。『啊，巴趣，』她喊道，『你猜咱們今天上那兒？』我的可憐的孩子，你們那天上那兒了？那天從凡爾賽到巴黎的末次路程中，我在汽車裏抱着兩個孩子，心裏充滿希望。我知道羅祇要聽見巴趣，就會忘盡對我個人的惡感。我夢想那真正大的事業會從我與羅的愛情裏產生出來。到了巴黎，我們和羅在一家意大利飯店吃飯。飯後我有演習的約，回舞舍去。保姆帶孩子上凡爾賽。我正獨自躺着稍稍休息，心裏想：『羅回來了，什麼都順利了』時，忽然聽見一聲奇特的叫喊。我回頭見羅蹣跚走來，膝頭落地，倒在我身前，嘴裏說：『孩子——孩子全死了。』我記得那時忽然異常肅

靜，不過喉嚨裏焦燒着，像嚙下燒紅的炭。於是許多人進來。可是我却莫名其妙。於是黑鬍子的人進來，他們說是醫生。他說：『不是事實，我一定救活他們。』我相信他，想跟他走，但被人擋住。

做母親的只有兩次那樣子失聲哭，生與死的時候。他想到那小小的手再不會回抵着我的時候，我失聲哭了。與在孩子出世時的哭一樣，一是至樂的哭，一是至悲的哭。

## 六二 雷芒的建設

雷芒從阿爾巴尼亞回來，他還是非常熱心。他說：『整個國家在大難裏，農村荒蕪，孩子飢餓，你怎麼在這兒自私自私地憂愁？來吧，幫我們養孩子，慰婦人去。』他的話發生了效力。我又穿上我的希臘袍與無面鞋，跟雷芒去阿爾巴尼

亞。他給難民組織最原始的棚帳集。他去高埠買原羊毛，用小火輪運至聖的加倫塔。「可是雷芒，」我說，「你怎麼拿原羊毛喂饑餓的人呢？」他說：「等着，你就會知道的。如果我給他們麵包，那是一時的事。如今我給他羊毛，是為未來打算。」我們在聖的加倫塔多巖的海岸上陸。雷芒在那兒籌一中心點，立一告示說：「願來紡毛的，每天可得一希幣。」於是貧窮飢餓的女人立刻集了一隊。她們每天拿一塊錢換取希臘政府在高埠出賣的黃糧，雷芒又趁船去高埠，叫木匠替他做許多紡織機，裝回聖的加倫塔。「誰願意每天織毛得一塊錢？」於是成羣的飢餓者又來織毛。雷芒給她們古希臘浮雕圖案做樣子，教他們和着機聲歌唱，織成很美麗的牀毯。他送去倫敦賣，獲利一倍。他拿多的錢開一所麵包房，售白麵包。比希臘政府賣的黃糧還賤一半價錢。他就這樣建設他的村莊。

## 六三 別矣舊世界

一九二一年春天，蘇維埃政府給我一通電報：『俄國政府能夠了解你，來此間，我們將建樹你的學校。』這信息從那兒來的？從地獄麼？不是地獄，但離地獄最近，歐洲人視爲地獄的地方——莫斯科蘇維埃政府。我環顧我的空屋子，沒有了大天使，沒有希望，也沒有愛。我回答道：『我卽來俄國教你們的孩子，可是要給我一間習舞室工作。』俄國政府回道：『可。』我離倫敦前，去算命，算命的說：『你將要出遠門，將要經歷許多奇事，將要遭遇艱難，將要結婚——』說到結婚兩字，我的笑聲打斷了她。永遠反對結婚的我麼？我決不會結婚。他說：『等着瞧。』

去俄道中我有死後靈魂翔入另一宇宙的感覺。我自己以爲永遠脫離了歐洲式



別矣舊世界

的生活。我眞的相信柏拉圖，馬克斯，列寧等所夢想的理想國已在世界上創造出來了。我沒有帶衣服走，自己以爲將終老於紅色的工裝裏。在穿着同樣簡陋服裝的同志裏，大家充滿同胞的愛。船往北走時，我輕視地，憐憫地向後看那中產階級歐洲的舊制度與舊習慣。從此以後，我去同志裏做一個同志，去實行我們這人世的大計劃。使我學校不能生存的舊世界，別矣！你這世界的殘忍，不平等；與不公。

別矣舊世界！我要慶賀新的世界。



天 才 舞 女  
鄧 肯 自 傳

每 冊 實 價 四 角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Isadora Duncan	孫 洵 侯	生 活 書 店	生 活 印 刷 所
		<small>上 海 霞 飛 路 第 五 九 三 號</small>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版

活生